

必 力 訳

序

在這八年的抗戰過程中，「囚」在上海孤島上的人們，對於戰事的真相，一向如處五里霧中。

滇緬公路落成了，通運了，被「封」，重開，又是被「切斷」，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美國的援華物資究竟一共運來了多少？使用了多少？

緬甸被陷落得「飛快」似的，緬甸的全境淪夫也好像只在一瞬之中。英國兵怎樣作戰的？英國司令官又怎樣指揮的？我們的國軍在緬甸的供獻到達如何重要的程度？

美國駐華空軍從「飛虎」（所謂AVG）開始，直到B29型的大量來華，我們對於B29型的威力是已經親身領教過了，但在昆明，仰光的美戰鬥機隊，在上空對日作戰的成績是怎樣？

日本兵沒有踏進印度的大門，誰保衛着印度呢？英國人嗎？印度人嗎？印度的獨立問題究竟怎樣才能解決？在印度內憂外患最急迫的時候，羅斯福的特派代表瓊遜到印度了，蔣委員長也親自飛往加爾各答，可見印度在聯合國的作戰過程中，有怎樣重要的地位。

直到一九四一年的終了，歐陸上沒有一個國家能阻止希特勒，納粹衝鋒隊的神話性的前進。德國的最精銳部隊離開莫斯科只有二十英里了，但，在這裏，他們碰到了蘇聯植下的「不容再進

「的石碑，再也無法除掉牠。蘇聯的勇士們是怎樣作戰的？」

蘇聯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信奉民主國家主義的人民，可能和蘇聯永遠不離地，著相地一同過合作共榮的生活嗎？

這許多「？」雷命，史篤威都可以給你親切有味的回答。

雷命，史篤威並不是一個太陌生名字，他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已有十五年的長長的歷史，足跡遍五大洲，到過差不多每一國家的首都。他是美國人，以前是紐約導報的新聞記者。大戰發生，他便擔任了芝加哥每日新聞的戰地記者。

他的特點是靈敏的預感，一九四〇年，他在納粹軍隊登陸挪威的前一天趕到奧斯羅，他親歷了許多戰地情況，於是有他的最銷的成名傑作——「爭取自由，沒有第二條路」。同樣的預感使他在珍珠港被襲前夕來到東方，於是有這一本書，「從重慶到蘇聯」。

史篤威在擔任戰地記者之後，無時不在最前線或戰事的重心地區。他準備隨時獻生命於他的使命。

我須得聲明，原書的題名是：「他們不應該睡覺！」

原書有約翰，麥克萊的三行小詩作引子，很動人的也引在這裏。

「假使你竟失信於我們這一羣已經死了的人

我們將不能安眠於地下

從重慶到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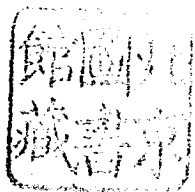
踏進中國的後門

却論，新，我們的印度藉司機人，旋過他的包着絲巾的頭來，黑鬍子下露出一管笑容。「現在到孟定了。」他說。

我們的輸送隊——屬於中美戰時物資租借條約之下的——包含着二十八輛簇新的，漂亮的運貨車，於是灣灣曲曲地進入這狹隘的山谷中的小村。茅舍和簡陋的木屋散布在崎嶇的道旁。我們在這村中僅有的一所看上去像是辦公機關的建築物前停了下來。屋上飄着一面紅地，青天，有一朵白花的國旗，這告訴我們已經進入中國的國境。我們已經遠離緬甸的疆域，有六小時的行程了。

• 孟定是雲南境內滇緬公路的起點。

這當然成爲日軍轟炸的目標；雖然在當時，日機還不能達到這一點，不過日機早已轟炸過昆明那一邊的半條滇緬路。美國的運輸專家已建議過，這條公路的管理站應該移入內段一些，以避免種種可避免的損失。當時，也沒有人認爲日軍可以佔領孟定，這地方深處山谷中，又有怒江和瀾公河隔斷着城南的日本軍隊，早在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中的一天，誰能料到在六個月之後，廣



的軍隊竟先攻陷了仰光，而且還能佔領全緬，竟從臘戍侵入在理想中是不可能侵入的滇緬公路——就是我們所走入中國的那一條路。

我們再上程，丟開了在這中國最後方一點所看見的影像。公路已經高高的超越樹叢之上。我們的貨車隊忽左忽右地蛇行着，最後是下坡了，急劇地下降了約摸八百呎的高度，進入一個碧綠的河流村莊。迎面而來，遇到自昆明開回緬甸去的空貨車，在蔽天的塵埃中吼聲行駛。再過去，又遇到一隊難以描述的舊式卡車，車頂都網着樹枝草葉的偽裝，這是我在中國才第一次見到的，表示有戰事的影像了。公路旋轉入一方廣大的紅土上面，參天古木，橫互兩側，于是又要蜿蜒曲折地爬上一個高原。在道旁看見一個穩穩不堪的中國老婦，吃力地迎面走來。她身上只披着幾塊破布，肋骨根根可數，看上去她只有皮和骨頭，背着一大筐碎木頭，她看也不看我們，我想她要走着這些路，已將用盡她僅有的一些微弱力量了。現在，又進入一小小的村谷，一羣嘯叫奔突的小豬遮斷了道路，許多中國小孩子叫喊着，鞭趕着，我腦海裏仍存留着那個苦老婦人的影子，究竟我已瞧到了多少真正的中國的情景呢？

我選擇從這一條後路走入中國，原是要看看這一條公路。中國對日抗戰的種種難題，全靠從這條公路輸入的外國軍火和一切戰時必需的物資來解決。中美的租借條約中的第一步，美國撥給中國以五萬萬金元以上軍需物資。現在，這龐大的抗戰源泉，正在開始一滴一滴地從這萬山叢中。忽上忽下的險惡的長達一千四百四十五英里的公路上運向雲南的中心地——昆明。

現在是這公路上最偉大，瑰麗、險惡的一段了。我們爬入怒江山峽道中，好像在降入一口巨大的石井，忽左忽右，忽前忽後地一直向下爬；究竟爬下多少深了呢，大約在二小時之間降下了三千五百呎。巉崖削壁之下，怒江的滾滾濁浪，時隱時現。看着這一面，卡車在轉灣的崖角邊有間不容髮的危機，叫人心寒胆裂；望望對岸，千丈壁立的花崗石的山峽又叫人襟懷寬暢。卡車經過的路面却是意想不到地佳好——堅硬，結實，絕對沒有被山澤衝毀的地段。想想這真是建築工程上的一個奇蹟，這條在山峽中間鑿出來的公路，所應用的工具不過是中國的「一雙手」，沒有用過一架機械的掘泥剷，沒有鑿石機，也沒有裝運的機車。中國人的手看上去似渺小的，但在歷史上一向是熟練的，堅實的：滇緬路並不是他們手中的第一個偉跡，老早還有一個奇跡是萬里長城。就是在此刻，這條路已築成三年之久了，我們在這路上行駛了二天，也祇看見過一架剷石的機械——的的確確祇有一架。而這條公路的本身，雖然一向在無訓練和瘋狂狀態中行駛着的卡車的輾壓之下，却仍保持着意料之外的良好狀態。

在公路上的第五天，也是最後的一天，我們爬上了最後的一座崗——二千五百呎高的伊品朗（Ipinglang）又在岩石上鑿成的路面上爬下去，也是懸崖絕壁，下臨激流。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平安地早到昆明，不要再出什麼岔子了。在無數的懸崖傍經過來了，在微倖逃免了無數次的撞車危險之後，我的神經已緊張到達頂點，我們實在不願意往下去瞧，而想像一輛大卡車翻身跌入幾百呎的深淵中去。

每當升高或轉彎之際，我們只往前看，只想快些能聽見昆明。最後，經過了一道巨大的紅山缺口，我們終於望見目的地了——在一方廣闊平靜的圓湖之另一端，現出了市街建築，那是昆明了。對於我們，在這滇緬路上的冒險故事也算告一段落。再過了十分鐘，我們已停在稅卡署前，等候檢查之後便可進市。我們在五天之中走完全程，可算是極快的行駛，而且也是極幸運的一次旅行。但究竟我們是怎樣的幸運，我也不十分明白地感覺到，因為我們沒有碰着危險。可是，請看下面的故事。

數星期之後，二位美國軍官從臘戍乘美國海軍部的運輸車來到昆明，他們目睹了滇緬路上「無玉法」的一幕。在他們所乘的車輛之前，一輛貨車被迎面而來疾駛着的中國軍隊的運輸卡車所撞——事實上是那輛軍隊卡車走在錯誤的一邊。立即跳出一打的中國兵，把貨車上的司機人拖下來，一拳打倒在地，凶猛地自頭至腳將那司機亂踢一頓。這二位美國人，因為衆寡不敵，不敢上前干涉，目睹一兵舉起道旁的鑿石鐵錘，只一擊就使那司機人腦漿迸流。同時，其餘的兵從貨車中又拖出一人來，一刀刺死。他們隨手把那貨車翻身推入澗中，於是登車揚長駛去。這類暴徒式的事件，在過去的三年之中，很多發生；沒有人管理着，也沒有有效的警衛辦法，在這滇緬路的中間一段。所以在緬甸的英，美人，他們知道路上的危險性，曾告誡我說：「假如你走這路時，須得帶一根保牲（武器）。」但我生平從沒有試放過手槍，對於武器，早已養成了一種嫌惡心理；並且我是常常抱「聽天由命」的觀念的。

重慶所見的——偉大的中國戰士——

在揚子江和嘉陵江的合流點，矗立着一座有無數而危崖削壁的山邱，下臨滾滾江流。在每一個石灰岩的崖壁上或是隙縫中，都附着燕子窠式的居屋，有的蓋着灰色的泥頂，有的蓋着新的或褪色的稻草。

從揚子江的對岸望來，在晴天的陽光下，這城市很奇怪的活像本雪凡尼州的一個礦區的小鎮，粘在那半碎的赫特遜河的懸崖上面。但當灰色的晨霧的面紗籠罩着的時候，這巨崖的各層削壁，側縫，和醜相的贅瘤都失去了，却變成了一個隱隱約約的淡淡的半面像，躲在霧氣之後，現實了一方海上蜃樓。

嘉陵賓館是粘在重慶最峻峭的崖壁上的一個特大號的燕子窠。在這中國的戰時首都中，這是一座僅有的不會遭日機炸毀的大旅店。雖然門窗早已震碎，但房屋的本身依舊矗立無恙。這是一個很好的轟炸目標，但在接連的三個轟炸季中，數百架日機都沒有投彈中的。所以你仍舊可以在嘉陵賓館的陽台上，憑高望下，好奇地，愉悅地看看那些永遠是中國原野的一部。嘉陵江廣闊的，神偉的江流捲入山壑之中。在這一岸，山壁非常之峻削，緊靠着大江；在對岸，則是無限的平原像微波起伏地展開着。

從嘉陵賓館出來，由一條深現車軌的小巷，轉入崖後，通到大路上去。這條大路彎彎曲曲地

一着旋繞上去，直到崖巔，通往山後的高原地帶，從這路屈曲而下，可經過重慶的商業區，直達那有三百零七級石階的揚子江畔的碼頭。從嘉陵巷的另一端往下，轉灣便是兩路口，每天，我從這裏要經過一次或數次；每天——不管是天雨或是地上泥濘不堪——我總見到一羣美國人所難以想像的，偉大的中國苦力。

我在重慶的第一天的早晨出外，遠遠聽見一陣「噯！噯！噯！噯！……噯！噯！……」的喊聲。這是一串有韻節的呼喊，雖然只有二個音節，却好像是——的確是的——伏爾加船夫曲的中國譯唱，在音韻上是缺少一些節奏，但的確更為悲鬱，雄壯。我還沒有意識到這究竟是什麼進行曲時，我轉過灣，嘗遇見他們了。三個男人，二個小孩子。有時他們只有三人成爲一個單位，有時却多至六個人。大都的時候，總之是五個人，我想，幾千幾百年下來，他們是一直如此的。

他們是在拖着一輛沉重的二輪馬車，滿裝着一籬一籬的碎石。居中的苦力，我猜是他們的頭腦，肩上一繩，繞過前胸，拖着背後的車槓。其餘二苦力和小孩分在二旁，同樣地繞着拖繩，繩很深的切入他們肩上和胸前的瘦削的肌肉中。這二個孩子不過和美國十歲左右的孩子同樣地高，但當然是瘦削得多。那三個男苦力也是同樣的瘦削的，看上去不過一百十五磅重。他們竟是像一匹「人馬。」你看見過「人馬」嗎？你願意做一匹「人馬」從十歲開始直到你死了爲止嗎？「噯！噯！……噯！噯！……噯！噯！噯！噯！……噯！噯！……」

我回過頭去再看他們一眼，我忍着一種壓迫，我的胃像被鐵夾子鉗住了。他們苦苦地撐着爬

的人，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大半是這個樣子，而他們也是中國最重要的人。到過中國的西洋人，已不可計數；而且此後還有不可計數的人要來，當他們最初看到這羣中國的苦力，聽到他們的呼喊時，我不知他們作何感想？或者他們看過一眼就完全丟開；或者他們連一眼也不看。我們西洋人之中有幾多人是如此做的！這樣子，我們怎能完全瞭解中國呢！我們是犯了一個何等重大的錯誤呀！你也會驚異到中國的力量嗎？在雙手築成的滇緬路上是表現出來了。在重慶山崖上每日上下的呼喊聲中也表現出來了。在無數不知名的村，鎮，城，市中，在整個中國的廣原上，中國的力量就藏在這千千萬萬的苦力們的心裏。

當我們下坡，轉灣抹角，盤旋地走向江邊，我們大約經過了十層或十二層不同的坡面。每一層坡組成了重慶的一部分。我們隨處可以見到很高的岩壁，每一岩壁的下脚都挖築巨大的防空壕，那是重慶市民的救星。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夏二個轟炸季內，重慶市民大部的時間都生活在這許多岩洞裏面。

我本來不願意雇用一匹「人馬」來作我的交通工具，但重慶的街道使我如入狡兔之窟，沒有人力車，我就少有希望可以找到揚子江畔的碼頭。躊躇了一番，終於屈服在實際的需要之下了。在陡削的下坡道上，那拖人力車的孩子大步狂奔車身的重量更推動他直向前衝，在轉灣時使我大爲就心。轉了灣，又到一層平坡了，另一幅景象呈現在眼前，這景象我在任何別的地方沒有聽見過，而在中國我必須和他們交接。那是一隊小兵，在休息之後剛開始步行。

那些士兵穿着灰黃色的布衣褲，他們都是極年青的——大約在十七歲至二十歲之間。有幾個兵背着很大的鉄鍋子和別的炊具，被壓得半俯着身子走路。其餘的兵都用扁擔挑着二頭很重的稻草。大家都已開步，只剩下一個「小孩子兵」，他蹲着立不起來，因為肩頭挑的擔子太重了。他的身軀憔悴得可怕，實在只剩皮包骨頭了。兩腿瘦如高蹺柱子。我的車子拉過他身旁，他正在掙扎着用力想站起來。他面色灰白，咬牙使勁，瘦如牙杆的兩腿顫抖着，一次，二次，三次試着站不起來。也許他剛在病後，或者此刻是應該被送入醫院了。那伍長走過來了，他喘得更厲害了。伍長幫他提了一把，他才得站起了三分之二，他在這重擔之下，兩足分開了一些，重複迸出力來，他慢慢地，默默地，堅決地，最後竟挺直身子往前行去了。事實上，他還是搖搖欲倒，像在掙扎中的拳鬥者一樣。我回過頭去瞧他，我以為他還要倒下去，但他仍能堅忍地蹣跚前進。我的人力車又轉灣了。過路的中國人中，沒有一個願意正眼瞧一瞧；在中國人心目中，這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太平凡的一瞥。

有一天，我們到城外去參觀一個大岩洞，在堅硬的花崗石岩上，炸開四十英尺寬廣的地下窟，這裏是中國政府的無線電台，當然非日機所能擊毀的了。

在這裏，無線電收發機的工作聲，順利地進行，像在紐約或倫敦一樣。每天約可收發一萬三千通電訊；與上海，香港，馬尼刺，河內，莫斯科等地都可以直接通訊。這也是一個偉大的工程，靠着這地下電台，我們報紙的通訊才得發出去，傳達全球各地。電台主任是一位會留學英，美

的無線電工程師，有最佳的能力，就他的事業而言，不愧專家之稱。但是他的薪金合起來只有每月二十元美金。在重慶，一雙皮鞋就得消耗此數之半。你將懷疑；中國的各項事業的領袖們究竟是怎樣免於凍餒的呢？但是你若見到了他們微笑的臉容和深切的愛國心時，你更將驚奇不止了。

我的原定計劃是在十二月之初飛往香港，我已經有了一張定位票在五號那一天可以動身。我原是渴望早些能到香港，去看看這一個尚在舒適，安靜，和平時一樣情景中的大城市。但假使日美之間的談判竟突然中斷呢！那是我應該留在重慶去注意中國政府的反響。於是我決定將飛港之行展緩四天。在一九四〇年的四月五日，我在瑞京史德哥摩，原已定好飛機票飛往拉脫維亞京城里加，但臨行忽變卦而改爲飛往挪京奧斯陸。結果是剛好及時達到，目睹德軍開入奧斯陸。而此番的臨時改期則是鬼使神差，使我得以免在香港遭日軍拘捕而送入集中營去，可謂微天之幸了。

當日軍襲擊珍珠港時，有些事我們——在重慶的美國記者或美國官員——已知道得很詳細，但却非一般在家的美國人所能想像得到。我們知道在菲律賓僅有八千名美國兵和幾小隊的轟炸機，戰鬥機；在馬來亞，英國軍隊的數字更屬小得危險，而空軍則只有極微量的幾架最老式的白利斯特戰鬥機。而在數日之後，又使我們目瞪口呆的消息是，在菲島的那些小隊飛機，在日本的第一次偷擊中，差不多已完全被毀了。

此時，最近而又最重要的戰地，當然是新加坡了。我立即打一海電給在新加坡的朋友，卡洛

兒，平時，告訴他我就要起程。他回電說，支加哥每日新聞的喬治，威勒已經在來新途中了。那末，仰光也是一個重要點呀，仰光碼頭上堆積如山的租借條約中的物資，一定要成爲日機轟炸的目標。如果日機去炸，則該地的美國戰鬥機隊——美國在遠東儲存的戰鬥機隊——一定要起飛迎擊。我一定得趕往仰光，在日機尚未光臨之前，因爲我一定要親眼去瞧這些初出茅廬的 AVC（美國志願空軍隊）怎樣迎戰。

那時，中航公司的客機大半已消失在香港了。所以渝之間的空路交通不得不暫停數天。十二月十五日，中航公司的美經理，龐台氏答應我一有飛機，決讓我第一個飛往仰光，謝謝龐台，我能够在日機炸仰光的四天之前趕到。

滇緬公路事件

滇緬公路的舞弊事件成爲遠東方面最嚴重的一個問題。除非在仰光堆積着的大量援華軍需可以全部運入中國——除非滇緬公路上的舞弊事件可以肅清——中國軍隊就永遠不能發動大規模的對日反攻。這一句話就說明了滇緬公路對於聯合國的重要性。所以我決定親自去查一查其中的真相。結果是使我大所失望，大爲沮喪；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後，我是跡遍歷十餘國，從沒有如此腐化的事使我如此沮喪！我也不必把這些事完全記錄出來，此處不過作一簡述，或許對將來該路的革新，能有一些供獻。

從重慶到蘇聯

在重慶，我聽說中國政府在租借條款中向美國要求的物資分爲二項。第一項包括軍火，如運輸卡車、汽油、飛機、高射炮、重炮，以及別種軍火。第二項包括另碎機件，開礦的工具，溶銅爐，以及許多種門類的工業設備——這些工業設備，即使能全部從滇緬路運入，其裝置時間至少也得一年至三年，在短期內絕對不能有所供獻於正在進行中的戰事。條約中關於這類工業設備的細款如下：

鋼鐵一所，設備約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金，預計在二年之後可出貨。

大規模的鍊鋼廠一所——包括一所鑄鍊場，運輸軌道，及水道供應設備——約值四，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附屬於鍊鋼廠的蒸汽機廠——約值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

一座溶銅爐，值七三七，〇〇〇美金。

供應南屯煤礦所用的抽水唧筒，起重機及其他新式探礦設備，值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供應蒸江鐵礦所用的各種機械及設備，值五〇〇，〇〇〇美金。

十二所以上的大小不等的水力發電廠（建設的時期需要十八個月至三年。）

以上不過舉出幾項大的，另碎還有不計其數。

但是，你只要明瞭一些些關於滇緬路上的實際情形，你就將驚異地說：如此龐大噸數的物資，怎樣運輸得了呢？

中國政府對於以上撥華物資的聲請書，早前十月份之前交給美國，但是查一查在九月份之中，從仰光經滇緬路運到昆明的總噸數是幾何？根據滇緬公路管理委員會委員之一的約翰·歐爾，倍格博士的統計，是一四，七〇〇噸。每月之中，運到昆明的總噸數（包括汽油在內），從來沒有超出過二〇，〇〇〇噸。

在安恩士頓領導之下的運輸專家委員會，（該委員會做建設種種物資設備上的改進，並不觸及舞臺事件。）也不敢遽下斷語謂，在改進之後，每月可能運輸三萬噸的物資，那末，請問，中國政府所要求的如此龐大的物資，在一年或十八個月之內，怎樣可能全運到昆明呢？就是僅希望其中一部分能運到，也屬不可能呀！事實上，中國政府應該趕快先把堆積在仰光的，需用最急的一部份軍火搶運至昆明。

在種種的物質限制之下，中國人自己也盡着最大的努力去製造各式輕兵器及軍火，雖然他們的工廠是最「起碼」的。但這些軍火工廠常常鬧着某種必需原料斷絕的恐慌；而在仰光，此種原料有大量的存儲，堆積了一年之久甚至早已壞掉了。如果這些原料可以自滇緬路運入，那麼中國自製的軍火生產量就可以增加二倍或三倍，因為這些兵工廠在平日都只半工或僅四分之一。但照紀錄上查出來，在過去的十個月中，平均每月僅祇有二百噸的軍火原料經滇緬路運入。而從臘戌該路偷運到昆明的私人經營的戰時違禁品都超過了這個噸數的十倍以上。

我在珍珠港被襲後的第十天到達仰光。碼頭上和倉庫中堆儲着的美國撥華物資約有八五，〇

〇〇噸——堆在這裏，不過是等待日本人來收取他們的最大的勝利品！日軍從暹羅進攻仰光，那是極便利的。

租借條約中的車輛組負責人，General Motors 汽車公司的經理，台維特，萊頓告訴我，仰光現有二千輛的汽車和卡車在堆棧中，急待開箱裝配之後駛往昆明。另外有二百輛（裝在箱中）則將於二天後卸到碼頭，此外更有幾百輛正在運來的非洲途中。現在仰光堆儲的各種車輛的總值是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

現在是太平洋戰事發作之後的第十二天了，但是還沒有人計劃去搶救此項價值萬萬元的堆在仰光碼頭上的援華物資！

在緬甸，英國人也處於措手不及的窘境中。對於保衛緬甸的必需品，他們樣樣缺乏，甚至一些也沒有，像軍用車，無線電，電話線等等。在那面碼頭上，却堆着一個龐大數量的軍用品，絕對不可能在幾個月之內掃數運往昆明，但對於緬甸少數的英國軍隊，是儘够用，絕對不完的。假使中國政府隨即將此項武器及軍需品轉交英國軍隊，作為保衛緬甸之用——也就是保衛輸血給中國的儲有的一個港口，仰光——那末，或者可能擁仰光不致陷落。日軍遲早必進攻緬甸，這是一種常識，而中國政府應以軍火交英國軍隊應用，也是常識上必然的對策。但是，我在仰光所見到的的是什麼一回事呢？

英國軍隊向中國要求的最迫切的軍用品是吉普車，軍用毛毯，和防毒面具。此時及以後的數

星期中，仰光停着好幾百輛卡車，準備開往臘戍，但沒有駕駛人帶牠們走。一個英國人向我說：「中國一共約有四千輛的軍用車堆存在這裏，我們只要求移借三百輛，我們急需用。結果是我們把最舊的一部分——有些已經破毀——賣給我們，作價却高出市價三倍。他們給我們的軍用毯子是蛙毀的，防毒面罩全是鏽壞的，」

關於滇緬路的舞弊問題，「軍用無線電另件」一案是一個實例。當時美國有三個 A.V.G. (美國志願航空兵) 隊在中國；第一，第二戰鬥隊駐在昆明。(第三戰鬥隊在仰光附近的明格萊頓機場，與第三戰鬥隊聯合了英國的一隊最老式的白利斯特戰鬥機隊，便成為當時保衛仰光的僅有空軍力量。) 該項無線電另件是專供 P-51 型戰鬥機用的，也要從滇緬路運至昆明。像別的接濟物資一樣，其包箱外面都黏有 (CDS) 的封條。(CDS 是 China Defense Supplies 三字的縮寫，譯意為：保衛中國的物資。) 凡是木箱外面有這 CDS 的封記的，就可免受臘戍滇緬公路英國管理處人員的檢查——於是造成了中國運輸機構內辦事人員的舞弊事件。英國管理處人員如欲質問這張 CDS 封記的真實性，那當然是很麻煩的。最近，我知道，一位聯合國的官員在某次覺得有一口木箱發出魚臭的味道，所以他斷然打開這木箱——內容應該是 A.V.G. 的無線電另件。天啊！裏面却是香水精和女人的化粧品，這些東西在重慶或昆明都有好價細可賣。無線電另件是不見了。這便是滇緬路上平日間真正的運輸内幕。

當我在十月初經過滇緬路，直到十一月底，我考慮是否應該完全揭穿滇緬路上的「黑事件」

。假使我把此中情形報告出來，我想一定會使美國人士跳起來。我知道別家報紙在遠東的記者都尙保守緘默——也許這態度是對的，當美國的廢鐵仍輸入日本的當兒，因為他們相信在勇敢抗戰中的中國是多麼的迫切需要美國人給予援助和同情。現在，美國已經批准至少要借給中國五千萬元的戰時物資，美國人都熱望這批援華物資能早日迅速地運到中國。那莫非把滇緬路的運輸管理澈底改組一下不可了。

所以，我在回到仰光之後，就取出了記事冊，寫成了有連繫性的七篇報告。寄給支加哥每日新聞和其他的五十餘家美國和加拿大的報紙。那富有保守性的英國新聞檢查員讀了前面三篇就很不感不安。最後，也許他尋出了可以寬容的理由，就勉強作爲通過檢查而發出了。「我想這些報告過早要露布出去的，」他嘆息着向我說，「但我對之實在不能負任何責任，你明白嗎？」在我快要把該報告的全文結束之前，仰光便遭到了第一次的猛烈轟炸。交通混亂，通訊之必將延遲到達美國，那是必然的。量後，在二月初，支加哥來一海電，云：「滇緬路事件聳動視聽。」又附加聲明：這一篇文章以第四節開頭刊出，因爲前面的三節還沒有寄到。（前三節較後四節早二天寄出。）我猜想那前三節是在印度被扣留了，但這真是大不幸了，支加哥每日新聞不得不以第四節來開場。因爲這篇報告完全赤裸地把滇緬路的黑事件公開了，而我是在第一節中先爲中國政府呼籲美國人民的同情，偏偏這一節不能先刊出。

我更準備再寫一篇報告，揭滇緬總公路上舞弊案的背景，這種舞弊使中國軍隊難以完成反攻

的準備。因爲，此刻日軍已佔據了滇緬公路的下半段，此路在眼前完全無效。那麼，這真是一個徹底改組該路的機會，肅清以往弊端，準備新的運用。無論如何，滇緬公路必須重新打開，如果中國要想反攻，要想打敗日本，要想收復失地的話。對於中，英，美聯合國間的對日戰鬥的前途，滇緬公路真是太重要了！

這條路必須打通，也必須整理好，因爲這是中國僅有的海外輸血管。謝謝日本軍隊，他們切斷了滇緬公路，關於舞弊案的紛爭也暫時靜止了；看上去，此路到了重開的時候，必將也必須放在嚴格無私的聯合國間的軍事管理之下，才可以正當地，有效地運用，而完成牠的使命！如果由軍部管理，警衛，並負駕駛運輸的責任，那末以前的一輩舞弊者和發國難財的人就不會再有走私的機會了。美國的投華物資從此可以在軍事當局的監督之下，負責運交中國軍隊，中國醫院，和種種有關軍需生產的工廠。這一個「軍管理」機構，當然須由中，美，英三國的軍事當局共同組織。

此後，當仰光克復之後，新聞記者們隨着滇緬路重開後的第一批援華物資來到昆明，駛行在那萬山叢中，看看怒江，湄公河峽谷的雄偉險惡的奇景，再也不見以前那種「黑事」，這是何等可愛的一個愉快呀！我却要提醒他們一句話，這一條好像神話中的公路是用叫人不能相信的工具和忍耐心建築成功的，沒有用過一架新式的築路機。我更希望他們不要忘記去瞧瞧那些造成該路的偉大的中國男女苦力——穿着又破又髒的舊衣褲，用他們的雙手做工；雖然是最簡單，最貧苦

的人，但却是這個新時代中最偉大的一羣！

仰光大炸中的夢遊人

在耶誕日的前二天，日機果如預料，大舉轟炸仰光。沒有拉警報，沒有一秒鐘的警告，一打一打的炸彈就在市中心區掉下來了！仰光市沒有地窖，沒有像樣一些的防空壕。我居住的旅館，附近中彈三、四枚，因之震動得很厲害。僅祇一街之隔的碼頭上，烈焰蔽天。碼頭上正堆積着美國援華軍火，可怕的，足以震碎耳膜的爆炸聲，從沖天的白烟硝霧之中傳出。四周的房屋統統着火燃燒，正在烈焰融滅之中，而第二批約摸卅架的日本轟炸機又來了。仰光的中心街道上，亂七八糟地散滿了屍身，肚腸，腦漿，汚血。送命的綜計在六百人至八百人之間，他們都在街上或避在窟下，當轟彈掉下來時。

我們等到可以找着一輛汽車時，我和加拉罕（倫敦每日快報的新聞記者）立即馳往離市十二哩的明格萊頓機場。該地有英皇家空軍和美國志願空軍各一隊，他們一定經過一仗「空中惡戰」了。幾處飛機棚和辦公室早已化為灰燼。日機會以機關掃射營房和修理工場，擊斃了幾個皇家空軍的地上工作人員。我們急忙趕到飛行員的會食堂那邊去，食堂裏面一片鶻亂的情景，正像一個積分表上列末席的足球隊，在擊敗了冠軍隊後回到更衣室裏的一片情狀一樣。AVG只有十四架P-40型戰鬥機，RAF只有十架陳舊的白利斯德式戰鬥機，聯合着去迎擊日方的八十架轟炸機和

調運後。AVG由弗洛利達州，冬莊的麥克密林率領迎戰。奈白拉斯加州的史密斯是該戰中的英雄，我和他們談着。另外的幾位戰鬥員汗流滿面地跑進來，他們的心一半是在奏凱的歡悅中，一半還在戰鬥的瘋狂中。自從在西班牙會見林肯隊的戰鬥青年以後，這還是我的第一次見到「戰瘋」的美國勇士。

他們比之我在九月間在通古見到的，愚蠢的，無紀律的飛行員是大大的不同了。他們的戰鬥慾旺盛，在一對五的劣勢之下，他們把敵機痛擊一番；美國在遠東的威嚴和光榮，得以保持不墮。AVG實在使我重又獲得了「做美國人的驕傲」的感覺。

加拉罕和我駛回已毀壞的仰光市區，一路但見成千上萬的印度人，緬甸人——有的乘汽車，有的裝滿在卡車裏，有的乘人力車，有的步行，帶着孩子、行李，包裹——紛紛逃難，從每一條公路四散丟離了仰光。隔了一天，仰光市五十萬居民已有半數不見了，棄下這都市像荒漠一樣，沒有摩托車，沒有人力車，旅館是門窗剝落，店鋪家家打烊了。

在史杜蘭德旅店，約翰·特爾斯德告訴我，華生汽車公司經理海萊，撲潑夫婦遇難的消息，第一枚炸彈就使他們殞命。他們的女兒，年方十九歲，正有市醫院當義務看護，忙碌地看護被炸的受傷者。一輛救護車開來，她幫助着把傷者移出來。「這裏又來一位。」她一面說着，一面揭開那傷者面上的巾，不禁一聲尖喊：「呀，母親！」

史杜蘭德旅店中，東一堆瓦礫。西一堆碎玻璃，沒有一個「僕歐」遺留着。在晚上八時，忽

來二個英國人，晚禮服穿着得齊齊整整，雪白的硬領，黑的領結。帶着一位女太太，正是赴盛宴的打扮，半裸胸背，長裾曳地。他們是到舞廳來應一個雞尾酒晚宴的約會。從他們的服裝上看來，這必是一個萬分高貴的宴會。可是，奇怪的是，他們難道不知道空襲之後的火焰還未全熄？他們竟不知道全市半成瓦礫？他們也不知道各醫院中已住滿了二千名的傷者？他們甚至於不會知道日機大炸那會事嗎？恐怕他們在一天之內不會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或者他們在這一年或幾年中一直在做夢！所以我這一節的題目是：空襲中的夢遊者。

在一九四二年的一月卅一號，我們得悉新加坡英軍已撤退渡過約密海峽，日軍已開始佔領新加坡。同日，日軍佔領摩爾門（與仰光隔着摩達班海峽）的消息也傳到了。所以日軍已到達然江口，距離仰光僅一百英里了。保衛滇緬公路之戰已臨最後關頭。仰光碼頭上還是堆存着無數千噸的援華物資。在市區之另一端 General Motors 公司仍有好幾百輛卡車，裝在箱中，沒有打開。該公司的幾位工程師如台芙，萊頓，華萊沙等正盡着最大的努力，設法搶救。最困難的是大部工人都因上次的轟炸而逃散了，但他們仍能努力每天裝配好六十輛至八十輛卡車——在當時艱苦的環境之下，確是一個非常的功績。

在以後的三期中，我們眼看看日軍如水銀般滲入，無往不利，直穿叢林，向雪當（Sitang）和古北（Pegu）推進。這兩地是仰光外圍的最後據點。

在摩達班和仰光之間，隔着摩達班海灣，該灣在南緬怒江口成一深三角形。照地圖上看來，

日軍不便從摩達班渡海進攻仰光，日軍必須自摩達班更向北進，渡過雪當河，進達摩達班海灣的底點，於是再折向北古。從北古沿曼德勒公路南下，那是一帶平原，直達仰光，只有五十四英里，坦克車一衝便到。假定北古失守，仰光軍隊就只有一條退條，那是向西北，經公路退至潞綠（Prome）。但如果日軍已渡過雪當河，他們也可在數小時之內切斷這條公路。所以，北古絕對毫無疑問是係仰光的最後據點。而那時日軍已距北古僅七十英里了，

在此危急緊張的空氣中，伊芙，居禮來到仰光了。居禮夫人是受了紐約導報之命，到中國去。她立即顯出她是一位有清新頭腦的歐洲人，她顯出智慧，她策動仰光軍政當局採取迅速有效的行動。翌晨，她親自出發，摩達班峽海對岸的最前線據點，白林（White）英軍司令部去會見史密斯將軍。結果是使她大為失望。

她在她的「戰士中的行程」一本書中，寫着如下的紀述，她到達那裏，那一羣英軍司令官正按着照例的時間在「吃茶」，而他們用晚膳還是整整齊齊的打扮着全副戎裝。所以在仰光會戰之中，英國軍隊還是照着傳統的，吉普林式的，古老的印度北部會戰那種方式去應戰。日本軍隊呢？狡猾，有組織，配備完全，推進迅速。

在中國人，英美人，以及緬甸人的心中，老早是流行着這樣的一種心理：仰光是決不會被佔據的。注意！他們心目中是「仰光決不會被佔」，並不是「仰光是不可能被佔」的。換句話說，他們以為日本人不致于來攻佔仰光。可是一到二月初，在仰光，你如果碰着了朋友，不論軍，

民，總是這樣的問話：「你什麼時候離開？我們什麼時候走？」戰敗心理已經廣泛蔓延開來，無疑地，軍政二當局的意見紛歧，猶疑不決，更加速了仰光全區戰鬥意識的崩潰！

這種戰敗心理是否「理該如此」呢？照當時仰光一切混亂的情狀，如印度總督府的自縊政策，和政府當局的一誤再誤，老是猶豫着以致一件有效的事也沒有做……等等事實看來，戰敗心理之出現，那是太應該了。不過在軍事上看來，直到一月下旬，並不是絕對無望的。英帝國的軍隊的確太少，但日軍數目也並不相差過鉅。我們承認，英軍祇有極少的重炮，但自印度開來的援軍會帶到一批野戰炮和重機關槍。他們似乎應該有可能在怒江口的天險處，一道短短的防線上，阻止日軍前進。那時，二月初，二支中國派來的遠征軍已在途中，似乎最低限度，英軍應堅守這一綫到一較長的時間。一位聯合國的軍官這樣表示他的意見：「假使他們有堅守怒江的決心，他們應該可以做到，以待中國軍隊開到。如果中國軍隊一接防，我們應當有一個絕佳的機會。」但是怒江一綫竟崩潰得如此快，竟令人不相信那地方是有防線的，他們實在毫無守怒江一綫的決心。軍事上有幾點是根本錯成大錯，那絕對不只是軍火處于劣勢的緣故。他們潰退得如此快，沒有逼使敵人付出相當的代價。下面是一個極小而却是極荒謬的一個事實。

在英軍撤離沙當（Tharion）摩達班稍北一小城，之後的第二天，一班火車（英國方面的）開到白林之後，竟續往前進，再開到沙當去，因為當局忘了通知白林火車站的站長，「沙當已經撤退了。」沒有辦法啦，已經開出去了；史密斯將軍的部下以為日軍必即利用這些車輛衝入白林

，所以立將路軌拆毀。不料數小時之後，那班火車又開回來了，上面並無日本軍隊，却滿裝着沙當區的難民。原來日軍未佔據沙當，而英軍却早已在第二天之前撤退了。

加拉罕和我都認為仰光的撤退總要在一星期或十日之後開始，現在不妨先把鋪蓋行李向北搬一個場——搬到將來英軍總司令部的可能後退地點，於是再空身回到仰光來記錄她的末日的景像。此時，政府仍無有秩序的撤退計劃，因為政府諸公還不肯承認；撤退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所以我們預料到仰光的撤退必然是一個大混亂性質的逃難，可以想到像無數的汽車，卡車瘋狂地逃向曼德勒或潑綠姆，大家爭先恐後，或者甚至於要塞斷公路。

在二月十九日陰霾四合的早晨，我們沿公路向潑綠姆進發。在這個很大而又擁擠的、古老的城市中，雖然已由英國人統治了將近一個世紀了，却仍沒有一所較為時代化的旅店。所以我們繼續向前行駛，直到夷南湯（Yenangyung）——緬甸的油田中心區。這裏有緬甸石油公司所建的一所總會房子，够得上稱為富麗堂皇，還附有游泳池一所，那是專供該公司職員享受的。一位很好客的蘇格蘭人殷勤招待我們在他家裏過了一宵。

在南緬公路上，所見是一望無際的稻田；從夷南湯北向曼德勒則是青山起伏，綠樹繞村，眼睛很為舒服。在曼德勒（自一八五四年起，屬英國統治。）我們找到了僅有的一處歐式的酒排間，那是設在火車站的。但車站上却寂無一人，因為曼德勒剛在上一天遭到了第一次的空襲。曼德勒是怎樣一種城市呢，大概詩人吉普靈來到此地，只能寫下幾行詩當作早餐吃。全是些竹棚茅舍

，下面是很簡陋的四根或六根木柱，上面蓋着些稻草。在市的中心區略有幾幢歐化的房屋。曼德勒最動人的建築物，是在河心島（在伊洛瓦底江中）上的古堡（也就是緬甸歷代帝王的宮殿。）之中。有人告訴我，北緬英人總會的房子也相當富麗。古堡的磚牆作殷紅色，雕樓朱碧輝煌，富有緬甸式古塔的風趣。和另一面的茅草棚成爲一個太不相稱的對比，好像在亂草堆裏放上一只絢爛奪目的珍寶匣。在我的腦海中，忽來一幻形，好像這巍巍地站在四圍深境中的古堡，忽然開口說話了，訴出她的美麗和愉快。但這幻形驟即消滅。北緬英人總會只剩下一堆灰燼瓦礫，在昨天的空襲中，她被直接擊中，死了好幾個人。我們還算幸運，沒有在昨天動身離開仰光。

「我們爽性一直到梅緬（Maymyo）去吧，」我說，「在曼德勒沒有地方可給英軍做總司令部呀，梅緬是一個山區中的市鎮，緬甸總督避暑的行宮所在。他們在那裏有一個够誇強的總會。假使我們可以在仰光撤退的大隊軍民未到之前，先去在總會裏佔一間房子，不是挺好嗎？」

所以我們重復駕了吉普車，走那盤旋曲折向上的四十二哩山路。漸漸離開那乾燥的，塵埃飛揚的伊洛瓦底盆地而進入奇冷的，却又常像的梅緬小鎮——全都歐化，幾乎令人難以置信。這是歐洲人民在緬甸全境可能找到的僅此一處的世外桃源了。不過，這小鎮的命運，正同緬境任何別的東西一樣，也是計日可數的了——國家已七零八碎，還有什麼能保全呢！

在梅緬我們得悉當天清早仰光的撤退已經正式下令。全市居民，一律撤離，總督府果然遷來梅緬。

新來的仰光客帶來了奇怪性的仰光末日的詳細故事。緬甸的小偷和惡棍，強徒，以及早與日俱增的緬甸奸盜然而而起，大肆活動，晝夜搶劫。英國人開設的較大的百貨公司，珠寶店 Watson's Barrett's Orr and Sons——全被洗劫一空。較為富麗一些的英國人住宅，大門都被撬開，室內物件，可以撈取的，沒有一樣不被掠光。撤退的命令是突如其來地頒下了，叫人一些也不能準備，只能盡棄所有，空身逃難，甚至於小件的金銀器皿，最上等的無線電，平日費盡心血，耗了無數金錢所搜集的東方異寶古玩，中國珍儲，都只好丟了，讓當地的一輩緬甸人去收獲一票無價的橫財，在平日緬甸人對於這些東西連幻想都不敢起的。有幾家英國人將多餘的汽車丟下了，有的人出走時連大門也不鎖，鎖了又有何用呢？

第五縱隊在城中到處縱火，可憐那蘇格蘭式的大市場，同着那些各式應有盡有的大商店，從此化為灰燼！在這個有人口五十萬的城市中，沒有一家酒菜館再開着，也沒有一家歐式的酒排間或咖啡館了。焚燒，搶劫，日夜的繼續着，沒有人去阻止他們。尚有留着未撤退的英國官員，和少數的美國人，中國人（援華物資輸運人員），也不敢單獨到街上去行走。他們都帶着手鎗或匣子炮，以防萬一。緬甸強徒見了吉普車或軍用車就逃，但在小街旁巷之中，成日成夜是他們的世界，誰也不能禁止他們的搶劫和破壞行爲。這是他們的「登天」日子呀，一世紀以來，他們對於統治者——英國人只有眼紅，怨怒；現在居然有這末一個報復的機會，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趁英國人的政府潰爛，軍隊敗退之際，盡量地一了心願。數目少得可憐的警察一見劫掠的強

徒就驟殺勿論。屍首倒在街上，不知有多日子沒被移動。不過機關鎗太少，強徒毫無恐懼，劫掠更瘋狂地進行。

在混亂與槍聲達到高峯程度時，又出了一件驚人的事。在仰光的郊外有一死囚的牢獄——住滿了約有數百名的殺人和兇犯和別的著名的強徒。還有一所瘋人收容院和一所住滿癡瘋病人的隔離醫院。一位英國印他畢生服務於印度政務處（I.C.S.），管理着這些機關。他沒有辦法去供應這批囚犯和廢人的食物。全市的人民已在撤退中，殘酷苦痛的逃難正進行着。他又不能丟他們在閉鎖的監獄中，聽憑他們餓死。也許他不會想到委託一位緬甸人代負監守的責任，也許他不敢信託任何一個緬甸人。最後他決定把監獄和病院都鎖開了。登時，七百多名的殺人兇犯，白癡漢和癲癲病患者衝了出來，從天而降的自由使他們樂極如狂。這時候，仰光的惡夢已經到達巔峯的巔峯，超過了任何別地，如巴塞隆那，華沙，或香港等地的慘酷命運。在稍烟迷目，火焰融融的殘市中，不願偶然傳來的警察們的來臨鎗聲，這批殺人放火的魔王加進了原有的劫掠集團；白癡們在烟火中跳躍着狂笑；癲瘋病人無目的地四處亂闖。那位 I.C.S. 的官員知道已闖下窮禍，找到了一支手鎗，結束了他自己的生命。

這便是仰光的末日。仰光必須遭逢如此的惡運，是否理應如此，誰也不知道。緬甸總督府要不要再回來呢？假定要的，那麼我們祇能下這樣一個斷語，就是：要重建仰光，必須有更大的民主精神，必須有真能負責苦幹，有組織能力的，眼光遠大的年青一輩的人來担負這個非常巨艱的

工作；假定帝國主義者果能因這次戰事而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作種種改進的話。無論如何，仰光末日的廢墟，在歷史上總之是廢滅不掉了！這殘酷的，冰冷的鐵鞭已無可避免地抽下去了，像一個戲劇的終了，已不可能有別一種方式來結束！

離了曼德勒

結局是荒謬的，緬甸的英軍司令，對於在進攻中的日軍的數量，成者日軍究竟已達達那地，直到仰光陷落之前夕還是浸在霧裏。當北古失守時，一位美國軍官到梅緬的英軍總司令部了查核幾條關於日軍的情報。他並不樂觀，因為他由於以往的經驗，早已知道英軍司令是常常不會有肯定的答覆的。他們——英軍司令——不會有確實的答覆，因為他們怕擔責任；他們自己常常糊裏糊塗，而又不肯率直的回答，「我們不知道」，因為這種回答多少是丟臉的，於是他們只好支吾其詞的敷衍一番。

「緬甸的日軍究竟是屬何番號？」那位美國軍官問着。

「唔，」英軍司令部的一位軍官開始說，「這是不易分明的，你知道…………」

「我不要模糊的情報，」美國軍官切斷他的話說，「你究竟是知道呢還是不知道？」

「嗚——我恐怕，不大知道。」

「那末，我來告訴你，」那美國軍官說，「日軍在緬甸進攻的是第×師團，第×部隊。」（確

切舉出了番號。）

「你怎麼知道的？」那英軍官問。

「我從中國人處得來的情報，他們至少在上個月已經完全知道了。你們爲什麼不去問問他們呢？他們對於日本人的軍情比任何人知道得詳細。」

這位美國軍官後來告訴我，「英軍司令部人驕傲得太混蛋，他們以爲去向中國人打聽情報是有損其尊嚴的。你從這一點可以想到緬甸英軍幹部人員是怎麼樣的一等人材。在二個月中，他們只是對戰事幻想，不會知道對手方面有幾個師團的兵力，更不知道對方的配備實力如何。」

仰光是陷落了，之後，緬甸的國土更加速地失陷；我已看够了，太够了。猶豫不決，辦事無效力，含含糊糊，半醒半夢……種種影像，使我學生不會忘記。遺東方——不能描摹的貧苦的大部民衆，滇緬公路上的舞弊者，緬甸的一羣誤事的老朽，所給我的感想是如此深重的壓抑與失望，沮喪。數星期之內，我祇有一個希望——離開東方。世界上還有別的地方，像西班牙，希臘，在我的經歷中，就是死在那裏也甘心願意的。但要我死在這兒的稻田裏或是森林中，實是一個不可同意的念頭。他們英國人征服了緬甸人，不含情理地統治着，剝奪了緬甸原有的一切尊貴。有時我也回過來想想，在緬甸還有一片美麗動人的，光彩柔和的風景，那麼，以後有機會再來時，還是很有興趣或者也很愉快的。但是，決不在眼前這時候。現在我不欲再在這裏就擱，我還預定在五月之初能到達蘇聯。西行之念——到歐洲去接觸一種絕對不同的文明——對於我是如此的渴

想，正像荒漠之中的駱駝，開始嗅到了草澤中的臭味一樣。無論如何，留在此地，再加深精神上的苦刑是無意義的。我們已經在緬甸會戰的開始及中段過程中，看出了緬甸的最後命運。

加拉罕與我表示同意。所以我們就在三月十一日重登吉普車，離了曼德勒向麥格衛 (Magwe) 進發。謝謝弗蘭克，梅里爾，給了我們一筆很厚的程儀。在麥格衛我們搭乘英國皇家空軍飛機赴加爾各答。

這是四百五十哩，三小時的一次飛行，便降落在加爾各答郊外的鄧姆！鄧姆飛機場。不過是三個鐘頭，緬甸的一切黑暗是拋落在另一個世界中了。我離開該地後所感到的愉快是畢生所沒有的。但是，印度是不是一個完全兩樣的世界呢？在短時間中，我就發現，從許多地方看來，我們雖然是逃離了一個腐化的地區，可是却進入了一個相差無幾的世界。

緬甸的崩毀的過程，叫我希望也禱告畢生不要再去經歷一次。一個人的精神和心懷決不能忍受那種連續不斷的噩夢。這種事你想快快能全部忘掉，像一樁醜惡的行爲或一個腐爛的死屍。但種種情事，那醜惡的外形或內容，已深刻在腦中，不能一下子拭掉。你要克服這種回憶上的苦痛，只有在將來重建一個新的，進步的緬甸之後。

在緬甸的英國人，他們自己倒並不感到如何悲痛的，深重的打擊，因為他們的本能原是比较地低落的——在一英美，美，法，德，蘇的一英哩賽跑選手中。緬甸的英國人已解體了，因為他們是一種沒落主義的產物——一種基于殖民思想的，站立不動的、反前進的主義。這個主義撲滅

了自動的，領導的思想，因為她是一種狹隘的封建的主義。這個主義毀滅了真正的自尊心，因為她是建築在「掠奪多數被壓迫人民的財富，而由少數人據為已有」的觀念上。這個主義播下了怨恨的種子，因為她不承認種族平等，而置貧慾於人類的基本權利之上。當然，在這種思想集團下生長，教育起來的人。又爲了此種主義而畢生服務，怎能看清楚她本身的面目。在思想的閉塞之中，他們也看不出這個主義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真的，他們自己是看不清楚的。不過他們，自己也深深地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感覺到有些地方不很對。人情之常，受責難的是被統治階級，或者別種外來的因素；他們並不想到反省一下。這種不安或疑懼的心理一直存在着，他們不能應付非常的，突如其來的新局勢，因為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在緬甸自一八二六年起——始終是勸他們不要有勇敢的行動；不要有權變的機智；不要去擔負責任；只要記着「保守現狀」四個字。

在過去的百餘年中，英國人在緬甸收穫了的財富，如石油，錫，銀，橡皮，米，和紫檀木等等，至今還繼續的大量出產。但是英國人擄取了這麼多的財富，可曾爲了緬甸人的福利事業，化費一些些呢？不，一些小痕跡也找不到。在緬甸——不論是村莊或是城鎮——沒有建築較佳的學校；沒有幾所醫院。事實上，連「半文明」的設備，你也不易找到。現代化的設施是有的，但那是全爲白種人而建立的，例外的僅是幾所教會學校——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國教會供給經費的。緬甸的無窮盡的自然富源，像墨西哥或中美洲，南美洲的大部天然富藏一樣，被開發以後，全被一

小號的外國資本主義者所獨佔，他們對於個這富源的主人翁，却一些也不想顧到。

但時代在演變之中。在蘇聯——面積佔全地球的六分之一——舉凡金銀錫鑽，油田，煤礦，森林，鐵路，以及各種生產的工廠，都屬國家所有。由國家來經營以上種種事業，比之私人資本經營，在成績上較好較壞，暫且勿問；總之人民在名義上已成爲主人了。少數的私人的集團決不能再霸佔此等事業。人民的名義上所有權或許是空的，暫時不過是在紙上寫寫；但在蘇聯的人民心中，已種下了這樣的一個思想——這思想並不只寫在紙上，而已深入人心了。蘇聯人的世界並非從古以來就是這個樣子，這是他們自己改革，創造出來的。在印度人和中國人的世界裏，正因這個思想在發酵而動盪着，這酵素已釀成一個思想——民族主義。這個思想已深印在中國和印度八萬萬人民的心坎中和腦海裏。你絕對不能殺死或否認這樣的一個思想——她比之全世界所能製造出來的炸彈的力量，更要強大，更要有力。事實上，炸彈不過是大大地加速滋助這個思想的生長而已。

所以，對於那輩常常捧着吉發靈先生的「白種人的重負」一書的人，緬甸是一個試驗管。馬來亞，東印度羣島，菲律賓羣島——在這個動盪不安，受着煎熬的地球上，還有其他無數的相同的地方哩！——都是試驗管呀。並不是試驗黃種人或穆種人，黑人，却是試驗白種人，並不是「無產人」的試驗管，却是「有產人」的試驗管。我們仍舊不改變帝國主義的愚民壓制政策嗎？還是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主義，給他們（被壓迫人種）以希望與福利的新主義！這樣一個主義也許並

不一定就是過激的社會主義。也許你都不能說出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主義。但我們應該知道，在那個新主義中，決不應再有榨取式的殖民政策；對於那些好久好久被壓迫着的，無呼聲的人類，必須給他們以新的自由和邁步長成的希望。假使我們不給他們以應得的一份權利，假使我們不是同他們一起工作，而仍是高高的在上鞭策他們工作，那麼，自然而然地，他們會起來反抗的。當「公正之輪」殘酷地轉過來時，總有這樣的一天來到，他們積起來的力量會告訴我們，在事實上，他們已爬出我們之上了。

關於那可怕緬甸演敗史，最後，我還有一點要聲明。英國的兵士和印度的軍隊在緬甸作戰都是極勇敢的，只要他們的領導者肯給他們以一戰的機會。那些印度土人，不論是格羅塞斯德人，加米森人，科里人，格加人，雪克人或者巴桑人都不怕日本人，絕不因寮事的艱苦或無希望而生退縮之心。他們不怕死，他們並不辱沒英軍及印度軍的已往的榮譽，他們是值得稱頌的。

緬甸的「飛虎」

在緬甸，我從來沒有聽得他人稱美國志願空軍做「飛虎」。人家只稱他們做「美國人」；或AVG。在我離開了緬甸之後的好久，我才知道緬甸的AVG已獲「飛虎」之譽。我猜想那個綽號大概是昆明的中國人送給他們的。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光榮的綽號，也是極合情理的P-51型的巨鷹式戰鬥機的機頭下，不是正繪着一個張牙露齒的鯊魚老虎頭嗎？

一九四一年九月中，我曾至迪古（賴境，曼德勒與仰光之間）去看看那輩美國空軍在訓練中的情形。我遇見了一個深草面色的人，他有銳利的目光，戰鬥員的下顎，他舉止安詳，顯出他全明瞭他所擔負的工作。他沒有軍隊中的風塵之色。他本人雖然有一些重聽，他說起話來卻是一口柔和、清楚的南部美國人口音。大約五十多歲的年紀，但仍如橡樹般堅實。我在他身上馬上發現二種優點，那是頭腦清楚和有決斷。他是克萊安，金諾德，美國的在鄉軍人（陸軍）；他對於日本飛行員的個性和戰鬥技巧，懂得比任何別人為多。那時金諾德位不過上校。但美軍司令官識拔了他，立即擢升他至少將的地位，派他擔任美國駐華空軍第十四支隊的司令。但我相信，每一個會在金諾德指揮之下的戰鬥員，以及許多其他的人，都以為他不久便應該升至中將。

「史威威，你曾經歷歐洲的戰事，」金諾德上校和緩地向我說。「你經歷得很多，我知道。這裏大半的孩子們對於戰地經驗都是茫然無知的，我想你可以講一些給他們聽聽，」
我當然很願意，很喜歡同他們談談。對於這些腦筋簡單，固執獨見的年青美國人，有幾點應該明白地告訴他們，這是任何一位戰地記者可以做到的。

「你們自以為很靠得住了，也許是的，」我記得是這樣的開始，「但在我們新聞記者眼光中，除非你能在實地戰鬥中表現出你是靠得住，那你還是靠不住的。不管你是美國人或是緬甸人，這根本沒有區別，區別在於你們的戰績如何。」我告訴他們英國皇家空軍在希臘的戰績——英勇出名的第八十支隊。

我告訴他們 P-51 型戰鬥機雖然已落伍，不如日本人的「零」式戰鬥機，但英國的皇家空軍照樣也以劣勢的飛機建立奇勳。「你們都是硬漢，我希望你們都是的，但照我的經歷看來，你們恐不可能勝過 RAF 的英勇偉績，沒有人能超過他們的。我只希望你們能達到他們同樣的功績——假如你們能做到這一步，每一個美國人都能因你而驕傲了。」

金諾德的學問和人格實在是這批美國青年飛行員的救星，沒有金諾德，我不知道他們怎樣能被訓練好。金諾德懂得他的部下的心，有偉大的領導能力。一位普通的美國軍官如果遭到了這輩令人胃痛的，不易就範的志願軍，一定要以一連串的咒咀加在他們身上，於是在開頭的三個星期中，他就失去了控制他們的機會了。金諾德上校不但富有應該教給他們的知識，而且懂得怎樣利用，怎樣發展他部下的每一個人的特長。他的材料是一羣粗野的，無頭腦的，無政府主義的青年人；但他拿來調成了一個真正稱得上偉大的戰鬥隊。現在，人人都知道關於 AVG 的光榮記錄；但只有極少數的人明瞭，在開始組織，訓練 AVG 時，那心理建設工作是何等的艱難。看到了 AVG 的全部過程，我認為，金諾德少將是美國在這次戰爭中所有的少數傑出軍事領袖之一。

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三，廿五兩天中，美國志願空軍發動她所有的十四架飛機，只有半隊 C，升空迎戰。他們擊落日機三十六架——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轟炸機。AVG 方面僅損失飛機五架，飛行員二名。日機與美機的損害比例超過了七對一。擊斃的日方飛行員約計一百九十名，與美空軍僅死二名之數字相較，比例近乎是一百對一。造成這個偉績的，乃是一個孤獨的戰鬥隊

，只有老式的P-15型戰鬥機，而她的飛行員是並無一次戰鬥經驗的。我們不能不稱之爲光榮的奇蹟吧。一切功勞都應歸之於金諾德少將的訓練和領導。

飛機數量和修理工人，裝配工程師的缺乏是此後阻礙AVG擴展的僅有因素。P-49戰鬥機每次不能不有損失。假使此項P-15戰鬥機不是特別牢靠的話——和在希臘的皇家空軍的老式格萊第斯飛機一樣——牠們是很容易全數消滅的。所以在仰光上空，美空軍始終沒有超過十二或十四架以上，有時竟只剩八架或十架。在一月四日，鞋帶快要斷了。（機數剩八架了）。於是第三支隊被召回昆明，以便修理補充，由隊長傑克，紐斯克率領的第二支隊前往仰光接代。再後，由隊長桑德安率領第一支隊前往更代。而給予日機以第一次致命打擊的則是在安維特，與生隊長率領之下的第三支隊。有一時間由第一，第二兩支隊的混合編隊迎戰。總之，自始至終，在明格萊頓機場沒有一全隊以上的飛機迎戰。

關於美空軍所擊落的敵機數字，會有各種不同的遠離實情報告公布。在仰光，每次空戰之後，我必前往機場與飛行員談話，並與英空軍人員時常接觸。我以為這些紀錄都不十分可靠。所以我自己曾作較精密可靠的核計如下：在明格萊頓附近作戰的開始六星期內——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三日至一九四二年的二月七日止——美空軍共擊落日機一百卅架（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轟炸機每一轟炸機平均載飛行戰鬥員八名）。同時期內，美空軍損失飛機二十五架，死飛行員六名，被俘一名。這就是說：日軍必須以五架以上的飛機來換一架P-15型的老爺飛機。在此六星期內

日本飛行員的損失約爲五八五名，美空軍僅損失七名。記着，AVG僅以一隊不滿十四架的飛機迎擊遠佔優勢的日方空軍。到三月十二日，我離開緬甸的那一天，據我所知，AVG已擊落日機二百架以上，日飛行員損失的數字已增至八百五十名左右。而到此日爲止，似乎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美空軍僅有飛行員七名死於戰鬥中，二名死於意外事件，三名被俘或失蹤。只有如此少數飛機的一個小戰鬥隊，能造成如此驚人的紀錄，我想在這一世界上的戰鬥中，大概是僅有絕無的了。若非許多日機墮毀在海洋和熱帶森林之中，因而不可稽考，AVG的紀錄當然更要增高哩。

美空軍怎樣造成這個偉績的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因爲他們全能按照着金諾德少將的明確的訓令去做。從夏威夷到昆明的一綫，在所有的聯合國的飛行員中，只有金諾德部下的AVG會受過「怎樣去迎擊日本「零」式戰鬥機」的專門訓練。這樣的飛行隊只有三隊，他們受到了一位出類拔萃的空軍司令的教誨。事實上，金諾德對於日本飛行員的戰鬥技巧會細心地研究了四年之久。他在三個月的寶貴時間中把迎擊日機的種種要訣灌輸入AVG的頭腦中去，所以AVG都有金諾德的戰略頭腦，這種頭腦使他們獲益匪淺。在緬甸的空軍過程中，AVG只有少數的陳舊的「耳鷹」P-40型機——那比較新式有效的「小鷹」P-38戰鬥機，在緬甸戰役之後才出現。但金諾德已經教給他們怎樣用P-40型機去擊落敵方佔優勢的「零」式飛機。他們也始終能照着金諾德的指示去

迎戰。方式是這樣的：

「急速地衝入敵機陣，急速地脫出！予敵機以打擊後，反身就溜！切勿與「零」式敵機周旋作戰。敵機可以用小轉灣迫近你而必操勝算，但你的P-40型機有更強的火力。敵機很容易超升在你上面，但你能更快地急降。集中你所有的火力給敵機以一擊，然後立即脫出，然後再找優勢的攻擊部位。」

整個的戰略是：突然的一擊和迅速機警的進退——這便是你的戰鬥護身符。一位飛行員必須在開始訓練之時，知道種種切勿避免的舉動。謝謝金諾德，AVG對此完全明白。就在這一點上，我可以解釋爲什麼在緬甸空戰中，AVG的戰績比之英國空軍（在緬甸戰事將結束時，加入戰鬥。）好得多。英國皇家空軍沒有一位像金諾德般的司令，曾告訴他們日本飛行員的戰略是怎樣的。所以，歸根結底，這輩AVG飛行員——由於他們勇敢的戰鬥，使每一美國人，英國人表示驚異——甘心願意以全部功績歸給他們的聰明的，有識見的司令，金諾德少將。

你也曾與他們共過起居，和他們一同喝酒，一同玩笑，彼此拉手拍腿，說着故事。你看着一架起飛的P-40型機載着他去了——他們一個一個的去了，去了。在他們的故鄉，故國，有幾人懷念着他！千萬萬的人們忙着別一種生活；人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一羣勇士的故事。人們感到興奮快樂，因爲股票市價又在上漲了。人們感到生活不好過，因爲沒有適口的牛排可吃。人們只知道戰爭的痛苦，因爲各種捐稅是如此的高。人們只爲他們自己的舒服打算。人們看了每天報紙上

的大字標題，說：「他們正在袋袋裏呢，孩子們打得不錯，喂，你注意到嗎？某某人又飛上去了。」你和他們也曾一起生活過，和他們一同喝酒，一同玩笑。一架飛機又飛上去了——一個又一個的他們不再回來了。戰爭給予人們以良心上的譴責，恐怕就在此處了。除非是你或我同樣地也盡了我們對人類應有的責任，那也許可以比較的良好上感到平靜一些。

在我的回憶中，我能清晰地記起愛倫，克立司門的瘦削的，如彫刻一樣的面容；那一天，一顆敵人的子彈在他頰上深長地劃了一道槽，那時，他是何等地需要着安慰和鼓勵的話。不久，英勇地，果敢地，他第二次飛上去了，他又人機同時受傷了。我看見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升空迎戰，一次比一次的堅決勇敢……於是不再見到他了。

我也記得麥克，紐客克的連塵鬼他也不怕的，一切不放在心上的神氣；他的隨便開玩笑的幽默態度；他的會忽然一縮的下巴；和他的發光靈活的眸子。他是一個靈敏，無畏，而帶些心急的戰鬥員；他領導他的同伴作戰，每次有上好的戰績。如果你要在他身上找出弱點來，那末大概是他的過度的無畏精神。他喜歡低飛着去掃射敵人。不管下面的炮火如何緊密，他毫無遲疑地俯衝下去，迅捷靈巧地轉個沖上，脫出了火網——他最愛玩這一套。有一天金諾德將軍要完成一項必須低飛掃射的任務，知道這是極危險的。這個任務當然非紐客克來擔當不可。他帶了二個對手去了，他在最緊張的火網中飛得很低很低，那地日軍的高射炮和機槍太多了，他也不再回來了，可是他已完成了他的任務！我一回憶到他，心頭真是太難過了。

在山台，山德安的面容上，可以看出他的堅決和當機立斷的特點來。你看了他如何領導他的
一隊作戰，就更相信他是一個難得的飛行人員了，他是一個真能領導的人。他為人沉默，但他只
要用極少幾句話就可使人家明瞭，信服他。他的動作，和他說話一樣，絕無多餘的消耗。他的眼
光很威肅，但他一笑就春風滿面，使人感到溫暖了。有人告訴我，他有一個愛人在故鄉，但已變
心了，山台却還是非常關心她。我想這個女人真是太呆太不幸了；山台無疑地是美國空軍的傑出
人材中的最傑出的一人！山台在他的第二次的戰鬥中，就擊落二架日機。每次空戰，天空中好像
處處是他個人的飛機。最後一次，他架機迎戰，可是這一次，他的新配的機舵——在上一次受到
了日機的低飛掃擊——沒有配置得十分好，也許是因為那些修理工程員一人要做四個人的工作的
緣故，於是，太不幸傷心的，我們的山台也不見了。這損失，像英空軍在雅典上空失去了他們的
第一飛行員，不脫，不德安一樣。後來，我問起金諾德將軍，關於山台。他的回答是：

「山台是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飛行員。」他又說：「假使我們要為山台立一方墓碑的話，上
面的字便應該是：最偉大的飛行員，山台，山德安之墓。」

日本人沒有趕上的一班車

我們退出了一個要結束的，混亂的黑圈；却踏進了一個正在開始中的同樣令人失望的境界。
加爾各答，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真像——驚人地像——上年十二月底的仰光的情形，同樣的
顯出，愚笨，沒有一些些切實的工作，比之當時的仰光更屬危險，陷入了一個規模更大混亂狀態

。你看到了那時的一切，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緬甸的悲劇必將重演於孟加拉省或竟至全印度了。

加爾各答之東，只隔着三百哩水程，那邊的日軍已攻陷緬甸；英軍正向曼德勒撤退；這是英帝國歷史一次最不光榮，最恥辱的敗退，而且正在進入苦痛的巔峯狀況中。在加爾各答，五十萬以上的居民均已逃開，因為怕日本人的炸彈；五十七艘聯合國的船隻在港口停滯着不得卸貨開出，因為碼頭工人散了，港口已經犯着麻痺症了。但每天下午，在跑馬廳裏，還是擁塞着成千上萬的人，包括許多英國軍政人員在內。在大東方旅店和大光明旅店（Grand Hotel）的酒排間裏，餐廳裏，總有好幾百個英帝國的陸、空軍人員在狂飲，縱談，飽餐，好像周圍的一切情形是全世界上最佳最安全似的。我們到達的時候，剛好能及時觀光在大光明旅店所舉行的，盛大有名的巴維特里舞會（Belvedereball）。衣香鬢影，香豔熱鬧。打扮得肉感嬌嫩，長裙曳地的高貴的太太小姐，和穿着灰色戎裝的，興奮狂熱的軍員，滿堂笑語，迴舞風生。我遇見了幾位在仰光所認識的皇家空軍，陸軍人員，和商人——他們也已後退來此，借道縱酒狂舞，去忘懷在仰光所受的苦痛。

在大東方旅店的酒排間裏，我遇見了幾位飽有經驗的挪威船主，他們曾在仰光拋錨數天，所以彼此認識。此刻他們是「擱淺」在加爾各答了——十七艘挪威商船！在海運上，此刻是何等的急切需要！他們之中，有幾人竟在此就擱了一月之久。美國船Caracod號的船主——也是從仰光

撤退來的——告訴我說：他的船在港口已被阻八日之久，因碼頭上混亂不堪，毫無秩序，使彼船無下旋的地位。還有美國的銀星號，滿載着援華物資，其中有四十九架飛機，已在碼頭上停泊四星期之久，尚無卸貨之望。碼頭工人奇缺，和仰光的情形，二模一樣。中央電報局的總經理，在每天十點四十分之後，還沒有到他的辦公室裏。這是我前所未聞之事！

現在，日軍即將進佔阿卡勃（Akyab），英軍已有自該地撤退的報告，距加爾各答僅祇有不滿三百哩的空程了。保衛孟加拉省，能有若干機會呢？若將孟加拉省當作獎品送給日本人，這獎品是太偉大了。

當你仔細研究一下之後，你必大感吃驚。全印度戰時生產設備的五分之三，都在孟加拉省。加爾各答二百哩之內的區域中。印度的生產物資是供給埃及，敘利亞，及中國等地的主要泉源。如「達達」（Dada）鐵廠及鍊鋼廠——英帝國最大的鍊鋼廠，印度僅有此廠生產裝甲軍用車——地位在加爾各答之西的一百八十哩處。孟加拉省的其他鋼業工廠，如白恩浦廠等均在傑姆喜特（Jamshett）達達鋼鐵業的中心區一地附近。此等鍊鋼廠之原料均仰給于東部別哈（Bihar）的鐵礦。

「假使加爾各答受到了大規模的轟炸」，一位對於印度工業有專家研究的權威宣稱，「那末各煤礦的採煤印度工人以及軍火廠的工人，大部都必棄工而去。日軍只要加緊轟炸加爾各答的一區，他們就可使印度的鎗、炮、軍火，馬達，裝甲車等等最急需的軍需生產，在實際上陷入停頓的狀態。你可會想到，當時印度全國的存煤，只够供給印度各鐵路三個月行駛消耗。只消日機

轟炸二、三次，就可使加爾各答成爲廢港——不必問其他的效果，只就沒有碼頭工人一點而言，就可斷定。同樣的，如果煤礦工人因受空襲影響而回家去了，印度東部的鐵路線就將完全停滯。加爾各答的地位處在瓶口上，只有一條鐵路線接通後方——只要炸斷一座大橋，就可切斷加爾各答與後方的交通。該市的水道供給，也很易被轟毀。孟加拉省的沿海有數百哩的海灘，日本軍隊可以選擇任何一處地點登陸。印度對於敵方之侵犯，簡直是門戶洞開，尤其是假使日本人在這二、三個月內立即進攻的話。」

孟加拉省已是日軍輕易可摘取的成熟的果子，她的印度土著，五千萬人以上，都有激烈的反英帝國主義思想。在過去的時候，孟加拉省的變亂及暴動事件已屢次發生。事實上，孟加拉可真實地稱爲「全印度對英國最反動的一區」。在加爾各答久住的英國人承認，假使日軍自阿卡勃西進侵入孟加拉省，那些印度人必定發生叛亂。第五縱隊的大肆活躍是必然的。印度人對於日本方面的宣傳，覺得非常動聽，尤其在孟加拉省，江特拉，鮑斯（那位印度法西斯主義者）的信徒是非常之多，而且很佔勢力，他們都願意展開了懷抱去歡迎日軍之來到。

至於軍隊，當時在印度的英兵爲數極少；較爲精銳善戰的印度兵隊，則大部已調遣往緬甸，馬來，阿比西尼亞，巴拉斯里，伊朗，和埃及各地了。

那末，英國是否保衛印度呢？印度人能否自衛或幫助英國人一同保衛印度呢？

要說英國人有此能力，實在是難以叫人相信的；在緬甸 英國人已不能防衛，這是有事實證

明的了。

印度缺少許多種戰時必需品的生產工廠，這種工廠是絕對必需的，如果印度要謀戰時物資自給自足的話。如果日軍立即長驅直下，而印度仍需仰給於幾千哩之外的海運外來軍火，那麼遠水怎能救近火呢？不過，好幾年之前，印度的領袖及資本家早已建議興築此項自給自足的工業基礎；但好幾年來，終遭英國政府及英國資本家所反對而作罷。最感缺乏，而又最感迫切需要的是飛機工廠，這也是英政府自殺政策的惡果；因了不能生產飛機這一個事實，使聯合國遭遇到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印度和中國同時而不保了。

當日本突襲珍珠港，馬尼刺，而進攻新加坡的時候，印度全國只有一所小規模的飛機製造廠，這一所工廠還是一個美國人在重重的困難障礙之下，方得立下的基礎。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威廉，派萊與幾個印度商人簽訂合同，擬建設一大規模飛機工廠。在馬尼刺，派萊拍電給印度英軍總司令云：如新德里政府能批准設立該廠，則在批准後九個月中，即可有飛機出貨。沒有回覆，派萊只得在香港再拍海電；又不得要領，他親自到加爾各答，再拍電探詢。結果是，他僅收到一封平信的啓覆，極簡短的幾句，說已將此事轉呈本國貿易部考慮。有一位新德里政府中的英國官員批評派萊的建議說：「太幻想，不切實際。」因此派萊不能進行他的計劃；直到法國崩潰之後，英政府才覺悟而由派萊設辦了一所小廠，照原來計劃相較，猶如一桶水中的一滴，怎樣能製造大量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來供給印度眼前的迫切需要呢？

英屬印度看似一座莊嚴偉大的建築，但在隙縫中透露出來的內部的情景，却與外表的大理石門面是太不相稱了。

軍火，煤，汽油，鐵路，是印度武士甲冑上最易刺入的四處弱點。（心理上的弱點，尙未計及）我已提及，印度的存煤數量，只够鐵路上派三個月用場，汽油也僅够三月之用。如果日本大舉轟炸加爾各答的工業命脈區，印度的軍需生產必立刻摧毀。印度又怎樣應付汽油的問題呢？我在加爾各答時，曾與美國領事團的喬治，梅麗安和克萊登·萊恩二氏詳細討論。萊恩爲此事特介紹給我和一位汽油業權威者相見，該人對於印度汽油的存量及供量，瞭如指掌。他告訴我說：印度需用的汽油，百分之八十來自緬甸——這條供應線，現在已經切斷。此後印度必須從波斯灣上的阿倍頓（Abadan）地方，向英屬伊朗石油公司獲得全部供給——但聯合國開此後是否能調撥充分的油桶運來印度，也成疑問。

從緬甸所得的經驗，和在印度所聞見的情形看來，我的結論是：聯合國目前尙能保住印度，那不過是太繳倖的一回事；毫無疑義，繳倖而已，並無別的理由。

聯合國的某重要負責人告訴我：當一九四二年春，日本如能在三、四個月中，只須發動十萬軍隊登陸，必能毫無困難地佔領全印度的三分之二。不必化出重大的代價。英國人在此時，只能希望克里浦斯爵士向親愛的上帝多作禱告，祈求上帝叫日本人以全力向澳洲方面深入，而放棄進攻印度。謝謝上帝，日本人果然如此做，他們向澳洲推進而在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羣島陷入泥坑

這一點，我認爲是日本在這一次戰爭中，第一次所犯的最重大的軍事戰略錯誤——也是他們致命的一個錯誤。任何人明瞭緬甸及印度種種弱點和混亂的，都弄不明白，日軍在一九四二年之夏何以不集中力量，一舉而攻佔印度。

在南太平洋，日本人應該滿足了，當他們已能保有從提摩爾北經西里伯直到菲律賓的一線時。在一九四三年之前，不論是麥克阿瑟的部隊或是澳洲軍隊都無力對此一線反攻。

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羣島在物資上或軍事上的價值，若和印度的巨大的富源，和陸軍基地的軍事重要性比較，不過像一塊假洋錢而已。奪取印度，日人可以獲得二個最大的海口，（吉大港和加爾各答），或者可以獲得第三個，（孟買）也說不定。他們可以佔取幾處重要的空軍基地。在當時，日軍若進入印度，很可獲得數千萬印度人的擁護。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得到大量的鐵產，還有許多鍊鋼廠，軍火廠。印度的天然富源，足以發展東方的各項重要工業，來彌補日本的不足。

爲什麼日軍不欲放棄南太平洋諸荒島，和澳洲？爲什麼不以全力向印度進取？這還是一個謎。這並不是缺乏船隻的關係，因爲在他們的初期海洋勝利中，他們虜獲了差不多有一百萬噸以上的船隻。他們缺少飛機嗎？不，在當時，他們僅需幾百架轟炸機，和戰鬥機，就可佔得空中優勢，足以掩護他的陸軍在印度沿海登陸了。當時，日軍的確事事佔有優勢，而印度人民的反英情

緒也很成熟了，但他們卻沒有去探這枝頭上成熟的果子。這正是一個絕大的致命的軍事錯誤。至少，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日本的最高總司令應該作一嘗試去進攻印度。可是謝謝上帝，這是我們聯合國間的幸運，太幸運了，因為日軍在一九四二年放棄進攻印度，我們在遠東的對日戰事就可以提早幾年結束。

獨立？太少太遲了！

這對於我是很困難的，要提出一個迦威哈拉，尼赫魯的特殊的個性來；他的動人的姿態，他的內心的本質，抑是他的超出常人的溫文的情格呢？他本人被英政府囚禁了八年之久，他的祖國淪成殖民地，他的同胞人民受盡了侮辱壓迫已近百年，但他談論到印度和英國的問題，仍能心靜氣，純粹出以理智，一些不摻雜情感上的憎惡觀念，像你或我談論古代埃及的歷史一樣，完全是客觀的研究。當我聽到了尼赫魯的溫文，柔和聲音，始終合理的論調，我就要感到這對於我們美國人是辦不到的；我們一覺察英國人的弱點或荒謬之處，就要生出嚴重的反感。我們——有許多人對於英國的實情，知道得很少很少——也常常「自以為是」地質問或批評英國人。可是我們却也常常被英國人矇蔽而順從了他們的不合理的主張。然而這位外表好似不反抗的尼赫魯，在內心是永遠認識英國的一切真面目的。我認為：這位瘦長而有決志的印度國民運動的領袖——尼赫

魯——有二個特點，那是美國社會的滯澀或是美國氣候所絕對產生不出來的，那便是他的非常的「客觀態度」和「充滿同情的胸懷」。

我和蓓蒂，格拉罕在尼赫魯家的安諾德，巴溫大廈消磨了大半天功夫；我們雖然是生客，却被招待得像特地來參加他的女兒，英迪娜，尼赫魯的婚禮的舊友一樣。他女兒的婚期恰好在二天之後。

當我們在巴溫巨廈的高貴臥室中和尼赫魯晤談時，我腦中留下了一個最易記憶，永不會淡忘的影像。迦威哈拉，尼赫魯出身在喀喜米安（Kashmir）的貴族，所以他的容貌看似溶合了羅馬的貴族風度和希臘的詩人氣息。他的鼻子是細長的；他有棕色的時時現出沉思的眼睛；他的嘴唇尖而突出，顯出他機敏而又勇敢的個性。在他的面上有智慧流露出來，而且時時顯出一種不可思議的貴族氣息——精神上的貴族氣息。雖然他的頭髮已經灰白，但看上去仍很年青——像不滿四十歲的樣子，使你不能相信他已是五十二歲了。這也許是因為他常露出孩子似的笑容的緣故，但最使人感覺他年青的是他的滔滔不絕，有條有理，直截清楚的說話。他的語言是純粹的劍橋音節。發言的調和內容，時時使人感到東西文化已經混合在這一位喀喜米亞的貴族身上了。他的優美的風度是屬於不可描繪的東方式的，他的社會主義哲學則是歐洲思想的產品。我沒有細細注意他的白色的頭巾和緊腳管褲子——印度國民大會會員的制服——，因為他的本人的一切已經够你注意了。

「不管英政府是否願意改變她的印度殖民地政策，」尼赫魯說，「僅是使阿末里（Amery）留在印度事務大臣任上，對印度人民已足成爲一種不斷的刺激。我們對此僅能解釋作爲：英國政府是沒有誠意允許印度獨立。不論環境演變將如何，英國人總不願放棄統治印度，一般的印度人都有此種感覺。所以，假使英國在此次戰爭中獲得勝利，我們還能否望些什麼呢？當法國崩潰之後，英國當局立即斷然阻止我們的「不合作運動」。此後的八、九個月中，我們並無任何行動。最後，甘地夫人只得再發動「人民不服從」行動——小範圍的，在少許選出的會員之中。於是我們的會員二萬五千人因之入獄——包含各省的首相，印度國民大會的立法委員，國會執行委員，都是人民的領袖。我被判監禁四年，執行了十三個月。現在還有二千餘人在獄中，尙未釋放，其中有許多人被拘在集中營，沒有審問過一次。」

「此後你仍有入獄的可能嗎？」我問。

「我想我的機會是五十對五十，或許要入獄，或許不，」尼赫魯笑得很奇怪地回答。

「我們大多數人都全心全意的反對法西斯政治。但環境或許轉變到——」，尼赫魯以嚴肅的語調來說，「我們沒有武裝起來的經濟力量，既沒有足夠的軍火，也沒有充分受過訓練的軍隊。在此種情形之中，我們還是以和平的方式來抵抗爲妙。這是危險的，假使我們用成熟的軍隊來起事，使人民的心理上將有一種影像，我們是在做不可能做的事。一條極單薄的馬奇諾防線是很容易崩壞的，我們必得運用另一種不易擊破的抵抗方法。」

「假使克里浦斯爵士攔來了一個允許印度真正獨立的方案呢？」

「克里浦斯的提案討論用怎樣一種方式把印度的政治勢力從英政府轉移給印度人民。假使這是一箇澈底的轉移，我們當然接受，不營事實上，環境上是如何的困難。英國政府以此來束縛——意思是拉攏——我們，但也束縛住了她自己，在各方面的問題上。不論用怎樣的方式，都有危險，對於英政府或印度。問題是去冒那一個險——比較有把握些，比較和我們的目標接近一些。」

「你以為在克里浦斯來訪問印度之後，一切可有進一步的辦法嗎？」

「在此時去想像，比較太嫌早一些；要希望有好的結果，總之是很困難的，」尼赫魯慢慢地回答，「也許可能有滿意的結果，但此刻的困難問題已較一年前更多。這種新的困難的發生一半是因為因為日軍的侵入印度已迫在眼睫，一半是因為此間民衆的反英情緒正在逐漸升高之中。」

「你認為在印度的英國人可能組織一條防線來抵禦日本人嗎？」我問這句話時，尼赫魯臉上頓然罩上一層陰翳。

「我不相信你能在印度找出任何一人，他會信任英國人可以做出一些事來。這是可驚奇的，他們整個的行政機構已成片片割裂之狀了。」

對於這一點，我不能提出任何反詰，因為我在印度確沒有碰到過一個負責的人對我表示信任英國人有抵禦日軍的能力。

「假如我們與克里浦斯之附成立一種協定而不能確實取到獨立，」尼赫魯說，「那末印度的各種民族，各種部落必將立起紛擾，斥責國會把「印度的獨立」出賣了；而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宣傳正答應給我們以獨立。因此我們只能造成一種空氣，使他們感覺到印度已經解放了。假如孟加拉省一旦被敵軍侵入，國會中各黨派的感覺是我們一定要抵抗。但怎樣抵抗呢？我們不能赤手空拳去抗戰。但假使一切情形仍照現狀遷延下去，印度的人民必將不願在英國人的領導之下去抗戰。」

「那麼，現在是否還有一個可能解決的辦法呢？或者是否太遲了呢？」

「除了一個僅有的希望之外，其餘的事實都指出沒有解決的可能了。」尼赫魯說出，又顯出一個奇異的表情，「照邱吉爾或阿末里的人格和他們過去的紀錄看來，完滿解決是沒有希望的。僅存的一線希望是：克里浦斯爵士已負起到印度來商洽一切的使命了。」

「怎樣才可使印度國民大會認為滿意呢？」

「第一件也是第一重要的事便是承認印度獨立，」尼赫魯決然地說。「第二點便是趕速有效地去實行這諾言，當然囉，這不是能一步就辦到的事；但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印度的統治權必須立即「換手」。一切變更必須從最上做起。」

「這就是說要組織新德里政府了？」

「是的，」尼赫魯回答，「唯一的問題是印度要有一個國民政府，這個政府要有可能作戰的

武力。假使問題變成：要我們去幫助在印度的英國政府，那麼我們是不會給他們以怎何幫助的。我們國民大會的信條有三個步驟：（一）印度的解放，（二）自治與民主，（三）統一。先要給我們這三個基本要求，其餘的細則就可不成問題了。」

我問起關於回教民族亞力琴那（Ali Jinnah）的問題。印度的回族要求將印度分成二個國家——回教和印度教分為二個政府。這是事實，印度的回教民族有九千萬人口，佔全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琴那聲稱他們都主張分裂。尼赫魯的回答是：琴那雖是不可否認的一位重要人物，但他的重要性是由英國政府的宣傳所造成的，是人為的。印度之不可分裂的理由，遠較合衆國南北戰爭時美國不可分裂的理由更為充足。印度必須有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假如英帝國的統治一旦告終，我們必須要解決怎樣合作的艱難，否則接着而來的便是內戰。不過我相信，琴那也未必歡迎用內戰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還有其他的許多小部落問題，每個部落有他們酋長的私人軍隊，」蒂蒂插進來問，「這是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呢？」

「這是比较重要問題更重要的問題，」尼赫魯說，「這許多小「國」成立在大約一百卅五年之前。英國政府造成他們的地位與生存，現在英政府却宣稱：他們和英政府所簽訂的條約是神聖的。想吧——歐洲的許許多多封建時代的小「國」，早已統統消滅，而在印度，他們却仍存在于英國的羽翼之下。這種小「國」，一共有六百多個，至少，其中的五百四十餘個必須消滅合併，因

爲她們根本不能成爲經濟上獨立的單位。」

「假使克里浦斯的提案不能被接受，尙有時間容許另提建議嗎？」我最後提出這一個問題。
尼赫魯面上又露出嚴肅的神態。「不，」他用很低的聲調說，「將要發生何種事情，無人知道。」

「是否因爲太遲了？」

尼赫魯略爲思慮了一下才回答，他直對着我的眼睛說；

「在我的心目中，英國早已不能作爲帝國主義的強國之一。我們已不希望她能統治印度。現在的問題是——當英政府崩潰時，我們怎樣去統治印度？日軍已臨印度正門的威脅，使這個問題更形複雜而棘手。我們正在把各城，各鎮，各村的團體組織起來。我們希望能集合三、四百個家庭成爲一個單位，使他們能自給自足地生活，才可以組織「不合作運動」來抵抗日本人。假使火車一斷，人民必須有食物供應，我們先要做到的第一步是讓他們每個單位能自行維持生活。我們必須做我們可能做的事。」

「日軍攻入印度之後，你以爲將發生大混亂嗎？」

「我想會的，」尼赫魯說，「我們當然不喜歡有這種混亂，但——」

假使日軍立刻進攻，尼赫魯知道得明白，印度的三萬九千萬人民都暴露在無保護的狀態下，而統治者英國人本身又是那樣地無組織而軟弱。我認爲尼赫魯實在是一位見解廣闊，充滿着智慧

的領袖。印度的內幕狀況足以證明尼赫魯內心的憂慮實在是有其原委的。

在這危急的時期中，史丹福，克里浦斯爵士來到新德里了。

三月廿九號，星期日，在新德里國民大會堂中，克里浦士，當眾宣讀英國政府的提案。這時聽眾真是屏息靜氣，鴉雀無聲。印度國民大會的代表，回教民族和印度教民族的代表，錫克人以及其他各小「國」的代表——各種敵對階級，敵對民族的代表——他們各各懷着不同的成見，不同的希望，在等候他所喜歡聽的好消息。在他們的臉上和眼光中，我看出他們是何等焦灼，飢餓地等待着「獨立和自由」。當克里浦斯讀到某幾節條之時，我看出他們的目光裏燃燒着滿懷希望的火焰，但慢慢地又轉成暗淡而疑慮的眼光了。某一派代表的興奮正是另一派代表的沮喪。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緊張，情緒如此忽高忽低，忽張忽弛的一幕戲。克里浦斯用他的優美的聲調和獲人信賴的熱誠把很簡單的條文逐節讀下去，在這幾條提案中，寄託着數年來未得解決的三萬九千萬人民的命運！

牠的內容究竟是否給予印度以充分的獨立和自由？是否能解決印度的內部糾紛呢？時候已臨最後一分鐘，太遲了，印度的人民已不能有什麼奢望了。

在此後的會議中，有七個宣言由各黨各派分別提出——那是印度國民大會，回教民族聯合會，印度教民族聯合會，錫克人各黨聯合代表委員會，被壓迫階級，無黨派的超然派，和印度政府。除了最後的二個黨派，其餘五派均拒絕接受邱吉爾政府的提案，而拒絕的理由，則各黨各有伸

說，彼此大相逕庭。

會議痛苦地一直拖延下去，反對代表中最具聲勢的當然是以甘地為領袖的國民大會派。克里浦斯因此不得不展延他的歸程。

可能成立諒解的希望甚形黯淡。最後，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魯易史，約翰生少校，Colonel Louis Johnson）悄然來到新德里，暗中在幕後活動。約翰生曾與克里浦斯爵士，尼赫魯，和魏羅爾將軍——對於保衛印度，負有軍事全責——個別詳談。約翰生與魏羅爾將軍在二度極坦白直率的會談之後，一同往謁印度總督，林立登。內容如何，外人難以明瞭。不過終於在四月十日，消息透露出來了，協議已告破裂。一切是完結，克里浦斯也於二日之後返英倫覆命去了。但顯然的，會議所以破裂的主因是爲了防衛印度的問題。各傳謠傳，也無法稽考其真確性，總之也無人願意把實際情形一五一十的報告出來。我是急於要動身到蘇聯去了，所以就匆匆的離開了新德里，像別的新聞記者一樣，對此中内幕，一半也還是如在五里霧中的。

還有一事可述的是，中國人對於印度獨立的問題是最最關心時。蔣介石將軍曾建議英政府應儘速對英國政府投下一顆巨大的炮彈——用臨別贈言的方式發表——蔣介石將軍曾建議英政府應儘速給予印度人民以真正的行政權；如此方可使印度的人民肯盡心出力爲保衛印度而向日作戰。但蔣介石將軍的演詞是大出英國政府意料之外的。

沒有人能代我作戰

我從德里蘭往北進行，經過了另外一條在租借條約之下的公路，在這一條運輸道上，聯合國的援蘇物資經過愛爾白茲山脈，往下入裏海盆地，而一直到達蘇聯。

英，美的物資運達蘇聯，一總要走一萬五千哩的路程，到這最後的一段長一千五百哩的公路上時，好像是長距離賽跑中的最後一圈衝刺了。這一條公路較之滇緬公路有天壤之別。使那條公路活動的紅軍戰士，用一百廿分的忠誠和熟練的技巧來駕駛他們的數百輛卡車，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運輸車輛確是不很够用的。他們在規定的時間中，一定用冷水沖滌卡車的引擎。沿路，我沒有看見一輛被毀或翻身的卡車；在我腦海中久已被遺忘的像有組織，有意識，有效力等名詞，到此時才重有復活的感觉。

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十七日是一個星期日，也是莫斯科文化公園的開幕日，這是一個偉大的公園，在莫斯科河畔。莫斯科街道的人行道上，擠滿了年青的人們——邊談邊笑的金髮少女們，制服整齊的紅軍，公務人員，以及工廠裏的工人（他們每天的十一小時的工作須自夜間七點鐘開始，這當然是爲的避免德機轟炸。）蘇聯少女們的服裝極簡單樸素，可說沒有一人有精美的衣飾，但看上去都是十分整潔而新鮮。我們也沒有看見幾個真可稱得上美麗的少女，但她們都有壯苗

，發育完美的體格。他們挺起了胸膛，精神飽滿，步伐輕鬆，顯出正在過一個放假日的愉快氣息，好像對於迫近他們的戰事，並不知道。這真是莫斯科今年的第一個風和日暖的春天日子。在過去六個月的冬季戰事下，他們全是過的半暖半飽的日腳——簡直是受凍和受餓的生活，但現在，他們似乎都已忘掉去冬的苦況了。

公園裏的展覽會場是八歲到十四歲之間的孩子們的天下，他們在擊落的德國飛機——亨格爾式，梅塞許密茲式，塞克式都有——的殘骸上爬出爬進。他們對於每一件德國的機械或兵器，都加以仔細的檢察，充滿着好奇心和興趣。約摸有一打的男女青年正在爬上練習跳空中降落傘的高塔上去，他們毫不在意地從百餘呎的高台上縱身躍下，一邊還縱聲歡笑。我突然的感覺到好像我們美國人倒是一個比較「軟性」的民族了。蘇聯人是如此努力地在鍛鍊他們自己，也許就憑這一個理由，你可以解釋：為什麼唯有蘇聯人才能阻止那戰無不勝的納粹軍隊；記着，納粹的衝鋒隊已經衝到離莫斯科不過廿哩的郊外，但他們到底是被阻住在莫斯科的門口了。

這是我到蘇聯後的第三天了，我也曾看見許多面容顯出營養不良，身材瘦弱的人，但我沒有見到一個人為戰事而憂慮。在溫暖的月光之下，男女老小，在公園裏安閒，輕鬆地散步着，正像平時美國任何公園裏的情緒一樣，正當我在閒步之際，樂聲悠然而起，於是一個紅軍戰士擁着他的嬌情的柔腰，在柏油路上開始他們的歡悅的，輕快的舞步了，許多成雙的對兒隨着加進去，攔下來的，沒有勇士做伴的少女們便自己配了對也隨樂聲而邁步旋轉。這並不是一個預定着的戶外

跳舞會；在莫斯科並無公衆的跳舞場，樂聲恰好在這湊巧的當兒送出，天氣是那樣的溫和可愛——一年中的第一個春天——而當一個蘇聯人想要跳舞時，即使沒有適當的舞池，就是在桌子面上的繆聲時，在我聽起來，好像是一下一下的拳頭打在希特勒的下巴上。在平靜的夕照之下，好像前綫是遠在千里之外——事實上戰綫就在百哩以內。好像希特勒的飛機已經一架也不存在了，好像納粹軍隊不過是錫人一樣。這使我太奇怪了，莫斯科上空是一無遮蔽，這時候是在白天的陽光下，蘇聯的青年男女可以這樣悠然自得地歡樂着，在希特勒日夜想去毀滅他的莫斯科城之中心——亨格爾式或梅塞許密特的轟炸機那裏去了呢？戈林甕着了嗎？莫斯科的人民對於德機的空襲或戈林之輩好像全不放在心上。倫敦，紐約，埃及，印度的人民都正在懷疑着；莫斯科防綫究竟能一直堅守下去嗎？當時，在軍事上，當然沒有確切的可能回答，但你看，這一番街頭情形至少表示出他們蘇聯人一些也沒有畏怯，絲毫不因轟炸而恐懼，他們的抗戰心理正在高潮上。

第一次的蘇聯人民最高蘇維埃邦的戰時代表大會在克里姆林宮啓幕了——爲的批准英蘇條約一事。這會議的本身當然是一件重要新聞，而對於我，更有三項重要的意義：（一）我還是第一次看見約瑟夫·史太林，（二）我看見了蘇聯的政治是怎樣推動的，（三）我第一次瞧見了那生動的，所謂「蘇維埃聯邦」的內容全貌。我們從鮑羅維茨克耶門（Borovitskaya Gate）走入克里姆林宮，這是一所世上數一數二的偉大建築，落成在一四七三年。我們必須經過五次不同的，嚴

密的檢查，經周詳地審閱了我們的新聞記者證明文件之後，才得進入那舉行蘇維埃會議的大禮堂，這裏曾經是聖，愛特羅的皇宮，在那裏，尼古拉斯二世和他以下的俄國君主承繼者，曾一一接受了舊帝俄，洛曼諾夫族的皇冕。以前的寶藍色，金黃色，硃紅色的種種輝煌燦爛的雕畫，已經換成了極簡單樸實的裝飾。十六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共達二百多人。這些代表包括蘇聯的各種民族，他們的地域分布，東自太平洋起，西迄波羅的海爲止。在樓下的大會堂中的席位，幾乎全已佔滿，我們記者席是在樓上。最高蘇維埃聯邦政府的主席，恩特里耶夫（A. A. Andreyev）坐在中央一席，正當播送演詞的擴音器之後；最後一排的坐席則是空着。

突然的，起了一陣春雷似的鼓掌聲，當幾個委員走進來坐在那最後一排的空席上時。他們是具有無上權威的蘇聯最高人民執行委員和最近設立的最高人民國防委員——這十個巨頭掌握着蘇聯一萬九千萬人民的命運，史太林是其中的一個。方才的掌聲當然是歡迎史太林了。

史太林穿着簡單樸實的軍服，他雖然是蘇聯的海陸空軍總司令，最高國防委員會的主席，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但在蘇維埃全體代表大會的進行中却並不是場面上的主要人物。他坐在最後一排，當一個代表發言而受到熱烈的掌聲時，史太林也表示很有興趣地鼓掌。在會議中，你看不出他是蘇維埃聯邦的唯一獨裁者，他毫無興趣去受新聞記者的電光攝影。史太林顯然的不欲在大會中活動而去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坐在角落的一隅，好像有些怕羞的樣子，這一點是使我十分驚異的。

我們在樓上踞高下視，那可以稱爲世界上最有聲有色的政治集會。二百名的男女代表肅靜地，秩序嚴然地坐著，耳上都帶着收音器。他們的容貌和服裝却好像是一個不同人種的展覽會，有著各色各種顯著的分別。他們是五十多個不同的種族的代表——回教民族，俄羅斯人，阿曼尼安人，喬琴人（Georgian），蒙古人……和日內瓦國際聯盟所有的會員數目差不多相同了。我感覺到這才是這個世界上的真正名符其實的「國際聯盟會議」。他們（包括他們所代表的民族）之間所用的言語或方言一共達一百三十種之多。這個地球上恐怕沒有另外一個會議會包含這樣許多完全不同——宗教，風俗，習慣上的種種不同——的種族在一個會場之內。蘇聯以外的國家或許正在研究，或實踐國際主義；或許是反對，攻擊國際主義。但，此地在克里姆林宮的大會堂中，國際主義已告現實了——參加這個會議中的民族所佔的土地佔全世界面積的六分之一，我們姑且不論蘇維埃聯邦政治是好是壞，但在這個聯邦之下，沒有種族的分界，也沒有種族的歧視或不平等現象，這是一個事實。

這裏有古銅色臉容的蒙古人；有來自小亞細亞的泰其克人（Tajiks），和土耳其人；有棕黑色的烏士勃克人（Uzbeks），他們頭上包着回教人民所用的黃，紅，綠三色絲綉的頭巾；有來自西伯利亞極北的韃靼人，烏克蘭人，耶克次人（Yakuts）。和塞母夷特（Samoyets）人。他們都穿各地的我們看來很奇異的土裝，但他們全——差不多可以說全體了——都能說或聽得懂俄語。在列寧來「征服」俄國之前，這種政治集團沒有人敢嘗試去組織過。我列席過許多次在日內瓦

的國際聯盟會議，但從來沒有像今天所受到的感覺，會侵襲我的腦海。

當我聽到代表們逐一上台發表他們的意見之後，我發覺這個蘇維埃聯邦會議中，也有其缺點。我感覺到，這許多代表中都好像沒有隨便上台發表意見的一種自由空氣。我注意到當代表上台演說時，都是拿着預先細心擬就的演講稿上去讀一週而已。這一點，我以為將使此會議大大的失去民主精神的表顯；如果可以改良，必使此會議更爲有力而確實切近國際主義了。假如果真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民主國家對於蘇聯還有什麼可抗議的呢？

有一天，我去訪問幽石（Yauza）醫院——以前是一個貴族的家，當莫拉脫皇子（Prince Murat）和拿破侖同在莫斯科的時候，就住在這瓦夏裏。有許多傷兵正由中央前線運返，（路上已就擱了二日二夜）一直送到手術室裏去。

我的書記介紹我與一位名叫阿頓，耶哥希夫的傷兵會談。他本是一個集體農場的農夫，現在卅七歲。他的左脚，被彈片洞穿了好幾處，用紗布綁着吊了起來，減少他的痛苦。他剛從手術室裏出來不到一個小時。痛苦的汗珠從他額上滴下來，當他開始告訴我他的英勇的故事時，

「你不要講了」，我說，「你息一會吧，我明天會再來瞧你的」。但阿頓却不肯停止，滔滔不絕地講：他怎樣衝鋒，他怎樣使用紅軍的祕密武器（Karusta），他怎樣在最後受傷了。他一邊說，一邊微微地蹙着眉尖，他苦笑了一下，抱歉似地對我說：「我的腳骨被弄碎了，平常我是很愉快的」。他說時又以一時撐在床上，微昂起身子來，把他的受傷處指給我。

「這是很快能醫好的，大約幾個禮拜之後，我一定能回到前線上去」，他堅決地對我申說，「你懂得，沒有人能代我們作戰呀！」

和紅軍在一起

十月初我借紅星報的特約撰稿雷亞、愛倫寶在爾裁夫就近的前哨，就攔了七天。外國人視察蘇聯戰事地帶，沿着火線前哨超過有二天以上的，無論是新聞訪員或是聯合國官長，要算我為第一人了。而外國人離開有組織的新聞團，與紅軍官員生活在一起，周旋於各前綫戰區之間，也唯有我為時最久了。

「德國方面的陣地就在那邊，一跨過伏爾加河便是了。」營長手指着南方說，可是一片茫茫的麥田，和疏落的樹林，却什麼都不會告訴我些什麼，連伏爾加河也在隱沒之列，整個的爾裁夫就像掉在一片草原裏似的。山脊有一個恰好的肩角，我們正巧在它底下的幽壑邊，峻峭的山坡上開着許多屋穴，深深地伸入大地。營長領我拾級而登，又沿了羊腸小道進入了山旁的腹地。那邊有二間屋子和挖出的牆垣，這就是營團總部了，斯謀諾夫團長就加入了我們一行，斯團長要走進這營總部，就好比穿一雙緊小的鞋子，他得需要一個鞋拔呢。你看他是一個烏克蘭的彭陽（世界著名巨人）呢，偉偉然六尺有奇的筋骨，加上了一個像烏克蘭那樣地圓的臉兒，可活像在美國城市中所見到的愛爾蘭巡捕！

從重慶到蘇聯

「好來西(Horsko)，好來西」，團長斯謀諾夫隆隆地說，「好來西」在俄文中就是非常好的意思，但斯氏說話的聲音，却像普格全部拉出時風琴和絃那樣地共鳴着，他用笑聲在他的評語中加上標點，這種笑聲正好和他們的砲聲相頡頏。除了這位烏克蘭巨人而外，我沒有見到過另外一個人，在戰爭中會那麼優閒。營長和我隨着斯氏走入低谷，跨過小溪，回到了一個適意的地方，那邊就站着他的炮位。斯團長不斷地談着，笑着，做着手勢，好像這次戰爭是世界上最盛大的假日。

「真不湊巧，你要早二天來就好了」他說：「我們把勿列茲打得落花流水，趁他們睡眼惺忪的當口，把八十七師團一網打盡。這不是說笑話，許多法西斯黨徒給我們抓住的時候，連柎子也沒有給穿上呢。他們的靈魂早就出了竅，其中有幾百個想游過伏爾加河，却在中途溺死了。我們抓住他們時都是赤裸裸的，哈哈！」翻過了山嶺，我們就回到總部。我們的眼睛是良田阡陌，殘留的黃色農作物根株靜靜地躺着，給午後殘陽著上了一層溫暖的彩色，原野上蹲着飽受風霜雨雪的農舍，誰知道最近的德國陣地就在二哩以外啊。

「看見了沒有」？斯謀諾夫問道，搖搖他的手臂，遙指着那些伸出地平綫上的廣大的麥田和樹叢。「我們不會放棄的，萬萬不會的」！於是他又指指我們下邊近山谷的地方，許多婦女都在把成捆的麥穗送進播穀機。

「看見沒有」？這位烏克蘭巨人說：「她們已經收割完畢了。德國人的子彈可止阻不住她們

，勿李滋炮彈打到了這些地面，可是有什麼鳥用呢？哈哈」，在沖成白色的地穴內，時有炮聲從遠處傳來，我們坐下與斯謀諾夫和他的幾個下手一起吃點心，我們有沙丁魚，當然還有伏特加酒，有一件東西，說起來實在太好了，你也許會因之不信，那就是真的美國「史班」。在十四個月中幾乎忘了世界上還有這東西。居然會在蘇聯前線爾裁夫重行發現，這可要歸功於租借法案的大力了。

「這是你們美國產的沙生治，滋味挺好的」。斯謀諾夫笑着說：「但是你們爲什麼不把皮也放進去呢？」當我們舉杯狂飲的時候，周圍有許多習於戰事的臉子，他們這些人使你油然地起了信心，他們壯碩有力，并且熱稔他們的工作。

「把那個德國將軍的事告訴他吧！」一個少佐說，眼珠裏發着光。

「哦，我的俘虜嗎？」斯謀諾夫又倒了一杯伏特加酒，很明顯地他一定有一番驚人的經歷，「唔，」他繼續說，「去冬一切似乎太無聊了，他們就叫要打到勿李滋綫的後方。這次我隨身帶了五十個人踏上滑雪鞋攻擊離開此地七十哩遠的巴鉢，腦夫加絲。正當子夜，天氣又很冷，所以正當我們捉住勿李滋的時候，他們正一個個把鼻子躲在大衣領內。就是對着那些哨兵，也不必放那末一彈。有一個農婦告訴我們說，有一個德國將軍住在市政廳裏，我的機會可來了，我倒要管管那將軍的滋味呢，」他的下手笑了，「這個女人領我到樓上的房間，那正是德國司令所睡的，所以我就派我的手下脫掉我的雪鞋，爬上水管那邊，勿李滋正睡得像死豬一樣，我們不讓他尖叫

圍壁以上，但他的聲音，倒是怪像豬的，我用槍柄敲他，又把枕套塞在他的口裏，把他手足都綁起來帶到樓底下。抓一名德國將軍真是容易。我們得活活地把他帶回，所以我就把他掛在背上很快地奔過森林，越快越妙。這「勿李滋」豬可好重哪！哈哈！」在爾裁夫前線兩個不同的區域內，我和新近被俘的德國兵交談過。兩個全是羅倫堡人，我和他們談得頗久，因為他們是代表納粹最新的傑出武士。他們對第二個俄國的冬天都表示焦急，對於史坦林格勒不能如期攻下也是如此。但是在幾小時的談話中，這些年青兵士中沒有一個談到過希特勒和其幫兇對於那些被奴役的歐洲人民會犯過的罪惡。我想從談話中找出些德國良心的表現：忠實的思想，羞恥之感，對於批發式野蠻和領過執照的劫盜，有沒有懊悔，這些是我在德國參戰後第四年的開端時所聽到的：霍斯少校是「拉夫瓦」的駕駛員，從奧芬白地方來的，年二十一歲。在他只有十二歲的時候，他已在學校中受了思想上的控制。很明顯地，他們已經大功告成了。在綑帶下，少校的臉呈着紫色，眼珠很硬，沒有光亮且不靈活。

「德國軍隊在波蘭捷克，挪威等地對非武裝人民，大舉殺戮，你有什麼辯論嗎？」

這個納粹少校怔了一怔說：「我從來不知道我們殺戮過無辜人民，假如是有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有反抗德國的行爲。」

「那麼假如他們要解放祖國——這當然就是反抗德國了——他們是否不該被射呢？」他遲疑了，他自己畢竟沒有被射的勇氣吧。

「唔，假如不被射，就得關起來。」照這人的口供看來，納粹德國是絕對清白的，他們沒有恐嚇過人，他們沒有謀殺過人，他們只是保衛祖國。他說：「我們打败了俄國後，就可打倒英皇……我想我們……」

什麼？不，不是說美國並非是一個掠奪的好目標，祇是美國離此太遠了。這便是意蘭堡理想中的受處理的脚色，像年青的海恩（Hann）這種傢伙。當他被帶開時我簡便地逐字記下這次對談的內容。意蘭堡的語調漸漸微帶諷刺，「我確定你在（Olfenbach Am Main）地方有精緻的房子，你的房子一定會使我十二分滿足，我以為我樂於去住在你的寓所內，你懂得嗎？」

雷斯少校回答「不然」，我初次以為他的話有一半真實性。意蘭堡如德人所熟悉的長官向屬下訓話的神情向此青年納粹軍官怒叱：「你們德人到蘇聯來做甚麼？」「你們德人連年大聲疾呼的指摘凡爾賽和約的謬誤，然而你們現在在挪威，法國及全歐怎樣做法？豈是這些屋子是屬於你們的？蘇聯是你的居處還是我的家鄉？」

雷斯少校突然震顫，承認着說：「不，蘇聯是你的居處。」

「然而你要居在我的房屋內很好，你在（Olfen bach）的屋子很適於我的需要，我需要較廣的空間，你可懂得？」這個德國航空員不願回答。於是意蘭堡率直地向他發問：「你是不是以為侵略蘇聯是合理的？」

我想這是必須的，希特勒的完美的傀儡答稱：「因為社會主義已侵入世界每一角落了。」

意蘭堡又責問：「蘇聯已經侵略的土地是那幾處？」

蓋斯少校說「在德國已有很多的共產黨徒，不，我從未目覩在德國的蘇聯人，我只是在希特勒的書籍中讀到罷了。」

「你會否讀過湯姆曼恩所著的書呢？」

「不，我不知道湯姆曼恩。」

「Die Lorelei是誰著的？」

「海恩」他回答。

「海恩嗎？」意蘭堡問，「他可是德人？」

「不，他是一個猶太人，」

「Die Lorelei的詞是怎樣的。」

「我會聽人家唱過，但不能記得了。」

「然而你們德人却唱猶太人做的歌曲嗎？」

蓋斯少校長縮後退，似乎面上被刺了一下，這顯然是可能加諸於德國戰士的最惡毒的侮辱了，他的面孔紅了。你提醒他，德國的國歌是一個猶太人所作，實是使他最難堪的了。意蘭堡回想起戰時的情境，在盛怒中掉轉頭去，這個青年納粹黨員却承認說「我們認為在本年中可以擊敗蘇聯，現在我想我們要在下一年才可戰勝了，那時我們可以打敗英國。不，我們不能在同一年中擊

破兩個國家，但是我想我們會戰勝的。」

「何故？」

「因為我們自開戰到現在為止，是始終打勝仗的。」霍斯少校暗作默示地回答。

「然而要擊敗英國，你們必須侵入英國。」

「不，我們不必侵入英國，我們會用潛艇及飛機獲勝，」這位德國航空員的每一句辯詞，得自郭培爾的宣傳綱要中，然而他終於從肺腑內說出了一句真話，他承認「我們的人力損失慘重，在五十萬人以上。」

我向他斥說：「不過百萬的一半嗎？」

「我們的人民有些厭倦了，他們覺得已損失太多了。」

「只死了百萬人的一半嗎？嘿，真便宜，瞧你們曾經征服的國家，瞧你們所造的全部成績！

」對於將來的德國，此或可稱便宜，然而在我們這一代看來，我們的損失真重，付的代價很鉅。」

「但波蘭、挪威，法國，希臘及已其他國家已損失較德國更多的人呢。」

「是的，在另一方面約有數百萬人喪亡」，這個德國青年說得很輕鬆，很似我在提起死掉的豬隻。「雖然我們已經殺死了一千萬的俄人，但我們仍舊覺得五十萬的喪亡對我們是很鉅的損失

了！」

「你怎麼不把歐洲人的由飢饉致死或被納粹黨員處死的也計算一下呢？」

霍斯少校現年廿一歲，以後四十年的未來德國中的一份子，作下列的回答，「但在這幾處地方，德人是優秀民族倘使這些國家的民衆固執地反對德人，他們的結果是甚麼？」希特勒的大德意志的第一號叛徒下級軍官約瑟芬·溫德華勒，彼曾經研究過神學，並且已經計劃過披上教士的外衣。他是從烏德堡來的，年齡還不到卅歲，長髮，碧眼，肥頭胖腦，圓面孔，溫德華勒雖則會專心研究神學，却從沒有在內心曾提出任何道德問句的表示，當我向他追問關於德國對華沙，特丹，比爾格來特不宣而戰及恐怖轟炸的行爲是合理抑是錯誤時，他閃爍其詞地回答我；「我是一個最愚的人，我不能判斷。」至於挪威人他承認說還是讓他們自由比較好一點。」

「希特勒豈不在他的「自傳」中說：凡非條頓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而優秀的德國人，必須爲主人嗎？」我問。

溫德華勒回答說，「我從未聽見所謂優秀民族」。

「你住在報紙及無線電終日喋喋於宣傳德國人是優秀民族的德國領土上，而從不聽見這稱名句嗎？」

「不，我從未聽見過」，這位完全納粹化而曾經計劃要做教士的德國青年說謊了。

我堅問：「你必定知道關於全歐成千成萬的人被德人處死的事。」

「這是全歐的不幸，」這位油滑的恩德華勒說：

「那麼誰是有罪的呢？」

「我不能說。」

「是不是蘇聯人有罪？」

「不是。」

「德國有罪嗎？」

「或許有的，但實際上應由英國負責。」

關於在波蘭，捷克，巨哥斯拉夫境內成千上萬的公民，被槍殺的事，該怎麼辦？豈英國應該負責嗎？」

恩德華勒答稱：「我從未聽見平民在這些國家的任何一國內被槍殺的事。」

我對他注視半晌，默不作聲。照我看來，戰事結束的一年內，我會聽見無數如約瑟芬的人如此不要臉地否認德國會有任何秘密警察集中營，否認德國會犯任何罪惡，或殺戮他人，除非是希特勒，他嗎，自然沒有自願去注意或聽他說話的德國人的。除了希氏個人，歐洲十餘年的恐怖，一直是「敵對的宣傳」。我能聽見恩德華勒向幾個急於與德國作出口交易的美國人作如此種種解釋。我招呼來人把他帶走。

下級軍官台克從「Reichenbach」地方來的一個撒克遜人是我在近萊士夫一地所見德國人犯

中唯一肯誠實回答問話的人，他起初是反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但像無數其他的人一樣，在希特勒獲勝後，加入了他的隊伍。他有栗色頭髮，藍眼睛，面頰下削，他屬於六月十四攻入巴黎的八十七路軍支團。並且他在巴黎逗留了幾個月。因為台克並非是由裏的一個納粹黨員。又因為他代表一輩相信德國必然會發生革命的一大部分德人，我人對他特別發生興趣。在納粹黨得勢之前，他一度失業而到法國去找着了工作。

意萊堡說：「法國人當你在德國沒有工作時，給你職業，所以你可以侵入他們的國土，搶與他們的食物來報答他們？」

「我們不得不去，」台克說，「然而我沒有任何反法的情緒？」

「法國人及其政府是否愛好和平的？」

「是的」

「而德國政體是爲了戰爭——希特勒說的。」

「是的，但，我們怎樣能反抗牠呢？」

「你是否以你的國家的所作所爲自豪呢？」

台克回說：「但我們必須工作」——似乎即使他已信從了社會主義，也像仍須爲納粹的作戰辯護似的。

「在三年中，你的國家除了破壞歐洲而外並無作爲，你有何感想？」

「我不能說慌，這是不合理的，這不會有好結果。」

「告訴我，你自己以為你的國家的行為怎樣？」一度相信自由及民主主義的合克說：「人們很少想到這是什麼意思，在軍隊中我們不能討論。我人不能說出自己的思想。」

「你是否認為波蘭人，挪威人，及其他歐洲人應為這次的殺戮破壞負責，我是問一個道德問題。」

合克率直地答稱：「在道德上，我們應負責任。」

「何以你祇在成爲罪犯時，方才想着呢？」

「任何反對特勤統治的企圖是不可能的，在德國社會黨統治的地方之下。」

「你不反抗希氏而反到俄國來爲希特勒作戰——而你承認他在全歐所做的是錯誤的！」

「這位過去是德國社會主義者的青年堅持說：「沒有軍器，你無從抵抗納粹主義呀，你不可能在德做任何反對希特勒活動。」

塞爾登搶向他說：「然而你是有武器的，假使你願意爲主義而犧牲生命，你可能做出些成績來，你殺死別人，欲使各國的人都成爲奴隸。你却不能「不惜一死」去解救你自己？」

台克宿命論地搖着頭，他生來是一只綿羊，他已經吃了別人管理着的牧場的草料。他自知正以強盜的行爲，食別人的屍體來過活，或許這種觀念於他略覺不快，雖然你仍不能使他發動去反抗德國而犧牲生命。納粹正在吞食歐洲而台克還是一個納粹兵士。納粹人們很少會想：他自己所

做的事到底爲了什麼。

明天是另一個世界了

昨天已經死了，今天也在垂死之中了，正如一個個勇士倒下在戰場上那麼快，但人類的歷史中有這麼大不同的明天，却是很稀有的。我們美國對於這個新世界的性質是否瞭解清楚？是否大多數的人都能忍受呢？還是我們將與時間脫節，就此漠然與不可否認的人類演化作戰呢？當我從一個國家的戰區走到另一國家的戰區時，沒有更比美國在她參與二十世紀世界大革命中的地位，那樣矛盾重重了，千千萬萬的人都把美國當作自由的救星，期望很大，而美國呢，說來慚愧，她雖在世界上居領袖地位，却無給在精神或心理上，都沒有充分準備。當美國人睡覺，昏睡，甚至把頭顱埋在沙土裏的時候，世界上許多自覺的民族，早已埋頭邁進了，那些民族中的大多數人都把自由和民治混在一起，難怪他們要把美國人當作最瞭解他們的了。他們中間只有少數男女知道美國人連自己都不知道自由民治。在機器大量生產的時代中，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們不知道像我們這樣遠在前方的人正是與後方的人沒有兩樣。但這是由於我們不考究世界衝突的裏面究竟是什麼把戲。機器把擁擠的世界變得更小了，但它也同時驚醒了許多光芒萬丈的理想，使人民能過到一種更良善的生活。機械增加了許多人的尊嚴，但它同時威脅了全體人的幸福，此外機械又把封建時代的思想——世人大半皆須處於半自由的地位——也打破了。世界大眾知道這種挑戰。但

居住在「對於引起并製造革命的機械，」貢獻最多的美國的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廣佈於世界各地的一切知識，道德，和革命性，反是最末了瞭解的一輩。機械創立了一種理想，可惜這種理想反把我們嚇倒了。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和大戰把歐洲諸國的社會，富於革命性地，大大地改變了一番。這一點地五氏曾有簡單的說明：「他規掠了被征服的國家，以為納粹自己的利益，希特勒主義已把歐洲無資化了其速度尤勝於共產主義。財產既認作存力之一，在被征服國家中，當然不容其存在。納粹佔領中的規掠已經把中產階級從頭至尾地除去。正如法國革命把帝王貴族一掃而光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不論在那一種色彩下，比較呼聲高的當然是集體經濟，馬上要實行私有財產當然是不可能，其他唯一的途徑可要算安那其主義了，殘忍至極的納粹主義，正如一把巨大的鐮刀，把歐洲社會劃為單一的平民世界，其結果使歐洲除了運用極強度的集體經濟，更趨社會主義化外，將無法勾延了。美國人很危險，對明日世界中毫無成竹，這是因為他們早就把應府政治理想的方法，拋之九霄雲外了。美國人就漸漸地造成一種疏忽的習慣，專把他們的精神力化在生產改造和銷售財物一方面去了。美國人對於複雜的電動機，平置水車和飛機引擎都能輕易處置，但對於最簡單的政治和哲學的改良，却會退避三舍。在製造建築方面，美國人一定會儘力進行，無論是怎樣新穎和富於革新——而且總能達到目的。但假如一講到民治道理或政府有關實業的程序，那麼美國人會簡單地說：「這些小事何必斤斤較量呢。」永遠愛用實在的材料工作，並且希望早得結果的美國人，全給突如其來的政治設施和改良政府程序的計劃催眠着了。也就

是爲了這些原因，我們才會容忍安那其主義和政府機構間的缺陷，參議院和議院中累贅而無甚成效的規則和傳統；內閣閣員的偶處一隅，使其缺陷得以隱蔽，他們的無能也不會給國會或大眾知道。因之我們在精神上不免對於我們所處的革命時代要感到驚惶失措，感到苦楚了。

唔，昨天已經死了。只有弱者和貪多務得的會替昨日傷心。明天可大不同了。明天只是屬於頭腦消心地猛的人了。今天也在垂死之中了，正如一個個勇士死在戰場上那麼快。假如明天再不戰今天好。我們相信，這批已死的勇士，是不會瞑目的。仔細地傾聽着；你可以從各處坟墓中聽到回聲：從加大加那和八打，從挪威和波蘭，從捷克斯拉夫和巨哥斯拉夫，從西班牙和希臘，從法蘭西，和蘇聯，從中國，緬甸，和馬來，從荷蘭和印度，從西比利和意大利，從有名的戰場和要無名的戰場，這些回聲說：「我們可安息不了。但你們呢，我的朋友們，也不該就此中止。」

本社從盟軍處獲得二十四部的所謂「原作者的節本」，均是一九四四年及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所出版的，最銷書者，以後每月八部，茲先將已付印的書於后：

中國與我

項美麗著，倉聖譯。來可說是中美文化交流之逸聞。

從重慶到蘇聯 美國名記者史篤

演論公路上及歐戰東線的作戰實情，在木書中有生動趣味的報導，大部是談人所不敢談的。(以上十月份出版)

勇敢的人們

歐尼派爾著，桑榆譯。歐尼一是一這

一次大戰中所產生的第一名記者，他所描寫的每一個士兵的日常生活，博得俄國文學界最高榮譽。他反對戰爭，他頌贊兵士，這是他最精彩的遺作

您們的孩子與我的 影星喬埃

萬里的徐濟宜合譯。「闊嘴」喬在幾

子；他經過了南洋，中歐，非州

及義大利等戰地，但結果終於發現

他的兒子已經殉國……這是一本笑淚

淚痕的自述。

美利堅無限公司

全長德商會

原著，周清鏗，唐瑤康合譯。美國生

產潛力究竟如何龐大，如何組織，這

本書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當機立斷 原著，桑榆，周清鏗合

譯。先敘述他在大戰前夕代表羅斯福

總統與德義英法等行政首長內談話，

然後發表他對戰後國際機構構構的具體

建議。

綠鯨街頭 顧芝女士著，陳立譯。

男人的小說。對於女子內心戀著一個

迷有獨到的筆觸，故事富有戲劇性的描

會得米高梅影片公司首獎。

在雅典的公寓中 魏思高著，

是一部實事性的小說，描寫一位德國

軍官住在「順民」的寓中，描寫德軍退

希臘前日無疑是一幅侵略國的走狗

的鏡面。(以上十一月份出版)

的，我們的定價是根據物價指數及印刷成本而計算的，所以在十月份出版的，每本定價六十元，十一月份出版的，每本七十五元。

郵費為恐、歡迎讀者直接預約。預約期以每部書的出版前一天為止，外埠以

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初版

從重慶到蘇聯

(全一冊)

史篤威原著

必力譯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一〇〇號

電話一五一五五

總經理

新生書報社

上海漢口路四六九號

電話九六四七二

版權
所有

#6

500085

500085

